

吳學士文集

吳學士文集卷四

番禺梁肇煌檀園編訂
全椒薛時雨慰農

法司成彙裝汪江程三君手蹟跋

司成彙裝汪殿撰汝洋江侍御德量程學士昌期手書屬蕭跋
尾以三君皆蕭丁酉舉明經同歲生也往者戊戌應中書省試
余與學士學於笥河先生學士與余師汪先生存南主洪先生
汝登所余訪兩先生必見學士元植同師挈來莫逆過從既數
晨夕所賞試期尙遠相與習投壺之儀共圍棋之戲主人樂賓
乃進枉矢少年專藝不思鴻鵠倫好無爭言笑有憚一二長者
二毛未見余與學士甫踰弱冠意氣甚豪睥睨百代但恐祖生
先我豈虞孝章不年未幾別去笥河存南汝登三先生先後下

世年皆五十洪君更少才三十有五耳梁木之摧疾於木槿可勝痛哉肅初不識侍御與殷撰己亥秋賦白下僧舍猝蒙過訪謂聞諸汪君容甫今世同輩能爲六朝唐初之文者惟孫季逵與君耳余謝不能侍御益暱就余侍御篤嗜金石致力小學朋好高會言撰頗異余又短長流輩是古非今一言齟齬坐有去者侍御謂余得失自知異同難執便當與子空山無人唱余和汝耳回憶從學士遊時賓客甚盛方術皆合歡悰已不可再覓矣甲辰侍御尊人蔗畦太守在白下余方館一富人家以志趣不諧拂衣竟去太守聞之屬客召余因以年家子禮拜於旅次命跋所藏古碑猥奉獎異辛亥肅司箋奏江東幕中侍御以太守身後未了公事奔走皖歛與余握手江上清吏之子已甘披

褐狷者之仕不欲耽祿侍御兼之家乃益貧公私並瘁邂逅適
願匆卒不歡十年一面詎知難再癸丑薰再來京師有道殿撰
工爲詞者往一謁之魚蚓先投針石相引余旣質以所業侍御
亦出其作辨非尙口談已娛心始或斷斷不下旋乃如石投水
然是時殿撰與學士皆侍尙書房下直旣晏見客已偶故余與
殿撰較疏是年冬余南歸過揚州侍御以葬親之役勞且中溼
病三日遂卒薰先後再哭侍御父子於揚州矣明年在涇上有
諭余殿撰之卒者又明年十月在京師送學士視學山左不三
十日而凶問至三載之間道山相望惜哉丁酉吳越之士貢太
學者多奇偉閎博之才而三君早有聲於朝學士屢司文柄驟
致通顯夫古人痛逝悼別或擬耆舊於晨星或見故人於落月

大都日西方莫抑或生命不辰失聲奄忽寄音珍愛若三君者
春華方明秋橘早實遭時累洽受知特達而亦讓自全於壽樗
嗟時泐於美石隙駒不繫紅顏夕衰人生朝露有如此夫冊中
殿撰報司成書欲俟數十年後所藝益進再道此中險夷甘苦
之實爲司成序私集其自期與期人良不苟矣今司成述作日
富而殿撰已零落山邱埋沒宿草白首空期清河難俟千秋萬
世誰知此者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此司成所以悲長逝於阮瑀
葆短翰於陳遵也若薰者徘徊歧路落拓名場傾耳悲風屈指
舊雨師友之間長者長逝少者速化又不暇嗟雲泥之隔絕悲
杯炙之酸辛矣殿撰身後遺文已梓司成仔肩宏獎綢繆故舊
侍御學士之作當訪諸其家得之更傳其全慰九原以千古也

蕭山汪氏雙節事實跋

同歲生湯君敦甫以其鄉人汪氏雙節事實授蕭蕭齋一日而後敢讀之既終篇肅然再拜而言曰有是哉兩孺人之聞道也夫霜信之厲百川易凝劍心之映三軍不奪其成於天者性爲之非學也其激於事者氣主之非理也孺人飲心泉冽迥響風淒冰見睨而不消竹貫時而無改其誓死也若忠臣之刺背其徇義也若俠士之棄家負乎難矣然此猶古人之所有也蓋聞節以安爲吉剛以中不困易之道也其孺人之所以自淑乎大抵薑桂之性得秋氣爲多輪囷之材感朔風而怒物固如此人亦猶然苟非涵濡太和鮮克從容中道兩孺人旣罹鞠凶又遭多難棘方刺手葛不芘根護已悴而風尙不圍麥甫秀而雪爭

相壓兩孺人矢靡他之義無不平之鳴廣鶴原急難之恩任蘭
陔餐膳之養恩勤之報不墮於破巢甘旨之資不責之小叔有
子道焉有兄道焉礫硯自完稜角悉化其不可及者一也橫流
之積沙石俱隨大塊之移陵谷爲改況乎禍迫於毀室事等於
遷喬詩人適國之行哲士見幾之智也兩孺人堅拒浮言安居
破屋守硯在室藏書在楹六尺之孤必興一寸之地不徙卒之
荆花析植雁影分飛墳墓常鄰春秋不餒有報本之孝焉有安
土之仁焉彼夫貴而居頽歸則居常輕去故鄉重累盛德若兩
孺人可以免矣其不可及者二也若夫同異之見未化門戶頓
分寬急之嫌易生家庭如敵以彼釁成蘆絮怨極荷衣彼婦所
爲斯民不齒然而避妬忌之名蹈姑息之愛東鄉之噢咻太過

則東隅之佳日荒夫人之慰藉已多則丈人之遺經蠹是則保護單枝提攜一綫雖延廟食已墜門基令子進士輝祖徐孺人之產而王孺人則繼母之尊也不以異生薄愛不以別出遠嫌冬衣自溫夏楚仍厲謾語之責靡寬於弱齡榮名之垂直督以歿世卅年愛篤一怒悲來王孺人自期以青雲徐孺人相將於孤露離合無猜笑啼皆教有父道焉有師道焉其不可及者三也取與者立身之大節辭受者求仁之初枕七誠本所熟聞一簞圍容濫得惟是賣文爲活傭筆以生食異嗟來金非貸取似無玷於白璧亦奚損於清流兩孺人謂瓜李去疑苞苴惡似跡刪其近防立於微古人卻昏夜之貽拒公卿之賜保其堅白質諸鬼神美言之市與諛墓何殊厚幣之交於入幕尤甚故於進

士束脩之入贈編之豐問所從來申以警覺砥廉隅於草莽樹坊表於闔門披彼素心女有士行述其危論死猶生年有積義之勇焉有善道之守焉其不可及者四也進士在官有清白之譽投劾無詭激之言事上遠繫援之蹤還山絕溫飽之色皆兩孺人之聞道有以貽之也嗚呼岐陽一鳳嶧陽孤桐已足貴矣而先鞭互著後死相期志士仁人無獨有對兩孺人者蓬麻不扶松柏相悅唇齒依而忘寒冰蘖和而忘苦其亦足以生彤管之輝壯清門之色也哉進士篤念劬勞雅言聖善多交長者並乞高詞湯君酷嗜鄙文代徵駢體肅感孝子之意信畏友之言張清議之所歸疏諸公之所略筆露三熏詞鋒再厲典型不遠篇幅遂長知無當於鋪陳差有關於名教

黃竹雲

盛修

舟隱圖

蘆中辭劍之語圖非俠客澤畔餽饋之論所謂達觀然則匿名
江湖遁跡舟楫古固大有奇士在乎顧棲遲浩渺來往風波擺
脫榮貴並遠輪蹄跌宕煙霞兼捨墟里遊故國之水鄉傍先人
之釣處既無使鷗鷺責宿諾亦不令兒女憶長安世爲婚媾鄰
舫作朱陳之邨長其子孫歸纜依桑梓之蔭別浦朝飯老婦作
湯落潮夕釣稚子敲鉞載遠賈則春秋必休無妨上冢息勞蹤
則伏臘同醉且占于宗天涯颶至則聚族同警里中歲豐則得
訊相賀松舟檜楫幽侶追隨楚水吳山鄉音慰藉雖云無住不
損有家固世外之閒人亦海隅之樂國矣迺若竹雲所遇蓑楚
無室杖杜獨行城郭如故瑣尾誰憐江漢同流餘艗不返鄉非

輕去鶴警被巢夢亦知歸珠還失浦浮萍相值那知有死之心
鼓櫂而歌惟賦無家之別昔也兵戈不靖誰爲長城之司今茲
兵燹久停誰作流民之母生太平之盛世有羈孤之窮民矢集
乳雉澤飛噉鳩招徠無術安集何時有司能無罪乎竊旣賞斯
人之高又悲其遇也然而邂逅國士許以有爲流連酒人勸以
勇退則非徒有相人之目而能爲太上知止之學者矣

陳騎尉 廣圖 白雲圖跋

默齋騎尉以白雲圖示鼎二年而後墨其尾非敢緩也感詩入
陟岵之望繹賢者祭墓之言執筆悲來伸紙思塞夫天下親在
而爲東西南北之人孰有久於鼎者乎息轍燕趙問津江漢餐
倚館人宿傍關津觸辰好遊門子去養行周萬里時踰卅年夕
葵之米僅效菽娛春蘭之羞不頤椿壽離憂既貽乾蔭遽隕視
含委之弱弟謀葬憂我寡親三年駒過一第匏繫糜祿館職負
恩閭望捧衽時短絕裾恨大寸草思報徒懷烏鳥之私好音未
懷忍閔蓼莪之誦捧君斯卷俾我吞聲然而雅才相戒以養君
子之贈以言古人之道執友之事也子之所生與所後者並一
代名德或文吏衛社赴難則歸元如生或腴地飲冰去官則典

衣而食科名不負門業較尊子本詞人登高能賦自襲世官遂
典戎列方今官府俱肅邊隅未安將弁竄於久宴兵食蠹於虛
名子上觀國家養軍之效下保私門清白之貽汰不練之伍勗
知方之民庶幾愛報於三載而魂慰夫九原矣蕭方之官已思
請養若疑斯語請聽我歌歌曰白雲蓬蓬近我親宅昔爲華屋
今傍幽室白雲英英可以娛親過時不歸空歌白雲子抱終天
我憂無日北堂頭白我言敢食

家石亭先生鏡眉關雪圖跋

嘉慶十三年十月，鼎初識家梅梁明經於日南坊，略詢邦族，知南春之繁，既習居遊貴北學之樸淵，源略具文，讌益親。一日出，其大父石亭先生鏡眉關雪圖示，鼎讀之，蓋刺山右時懷其里居作也。鼎拜而起曰：美哉斯圖，可以風廉退焉，可以教忠厚焉。吾黨求志巖阿，許身管樂，仕不爲己，學不爲人，華國之文非遲妍於月露，決科之藝將觀效於霖雨，其有不隘百里，不薄一州，愛垂穀岐，官成棠芾，借寇君之請，方上送楊尹之文，已傳夫豈懼鷗鷺之責言，悅純鱸之多味哉！引身而退者，早休爲貴也，輕去其鄉者，端士所薄也。三遷顯秩，竟葬桐鄉，萬里歸人，願居陽羨，怨鶴啼於草堂，椎牛曠於墓田，慎矣。府君早負清望，夙宣仁

術車下風肅袖中雲濶黃霸在郡不老許丞葛亮當國方薦龐
令而襟期夷曠志度蕭散少時釣弋之所林亭如繪先人邱隴
之陰魂夢猶接且太行之雪詎侵長官之衣晉祠之玉何滅鑑
湖之碧作爲斯圖以示來者蓋以人民易非契王喬騎鶴之吟
粉榆可懷愛商容下車之教庶幾仕能勇退徙無出鄉子弟知
誓墓之孝雲來敦首邱之仁乎蕭去親所十年於茲矣東廂之
提每懷鱗辰南陔之循多愧門子陳情已決言旋敢後梅梁盛
年氣銳高文賞奇柱史爭薦姚鉉國士急迎王粲拉金馬於闔
闔巢翹鳳於梧桐名大跡近昔人所憂奉斯圖以往當有以式
國華而承門範已

周東屏前輩關乘傳圖跋

繡衣照路朱翁子方試鄉人玉璣流霞胡大夫暫辭社樹門生

夾侍昔年桃李之陰

君曾典試陝西

縣令前驅早歲釣遊之地人以爲

君榮而未語於忠孝之大也君承韋丞相之世業守楊夫子之家規早飛筆札於蓬瀛屢賦驪騮於原陘幕府羅東南之彥門楣負廚顧之名佐度支而軍門借籌詔供奉而廣颺成集非蕞門之士職列華階非晚遇之儒幸酬夙志先文恭公遭逢

堯舜揖讓夔龍公忠簡在

帝心名德符於士論雅才專對宣恩出日之邦舊學談經陳善前星之位仕則江湖之志不忘還山歿則俎豆之馨特與祀社君門基克紹國恩益隆攬轡騰辰已具澄清之志觀文象甲兼

通韜畧之書值萑苻禦人貔虎討賊闔外多不練之卒軍中有
詐報之俘君方侍內廷頻對宣室上爲社稷蒼生之計退爲桑
梓家門之私欲起瘡痍思慰宵旰每承
清問知無不陳偶得家書言之罔諱適

嗣皇舉嶽瀆之祀祠官請告祭之員君遂拜命而行乘輅鄉邑
採風所至望氣旌旗風馬雲車百神之苾芬胥格日暄雨潤兩
川之壁壘初新君歷秦嶺之萬里望蜀川於三峽祥雲護節春
色逐人雖憂國方殷已有先霜之鬢而從軍者樂頻逢時雨之
師喜新帥之得人服

廟謨之百勝知寇不足平也斯圖之作旣識隩區山川之雄並
徵清時郵傳之肅八騶在御實載

皇威四扇洞開已銷兵氣君往還險阻不賦賢勞瞻仰松杉益
申恭敬大家衍慶之緒蓋臣敬事之心均可覩焉薰入詞館爲
君後進屢陪清燕猥索題辭旣攬丹青益欽清白故其所誦在
此不在彼

家鑑南先生從軍圖跋

中州輝縣之北接太行而開天門林壑之所叢也其東抱汲郡而隱鬱律其西聳蘇門而轟嶮巖羣笏插空與雲霞競道萬珠迸合如江河之奔未雨而蛟氣腥無風而松鱗舞或灌空作怒金鼓齊鳴或擊虛霏和笙竽互答隱君一嘯遂成絕響谷音孤彈自寫遐心吾宗鑑南先生以解館之暇讀禮之年遠轡紱以獨往曠絲竹而不御屐乎泐乎蕭然迨然窮焦泉之源觀張波之匯聞根旣滌金石大來息轍甫成鸞鳳相語門生從遊不聽馬帳之樂仙侶求友時有鶴駕之班而乃抗賞空寂非琴箏所能譜繪聲空濛或丹青之可與斯圖所由作也見者以君性有煙霞之癖身經憂患之膺拉巢許之高蹤假嵇呂之勝地遂入

上卷 二二二
一
寥窈之窟復成安樂之窩冥鴻在遠自憚於羽儀海鳥易驚無
樂於鐘鼓孰知時至事起憤積勇成籌筆於猿愁豺化之境磨
盾於弓裂矢絕之秋大軍旣潰大星亦沈帥府喪師制府走野
君方從容審勢慷慨定機將收灰燼之餘獨殿逖迤之後山谷
雷鳴礮石雨集衛社有心歸元無日矣目論者始知其武庫舌
和者第指爲國殤以鼎讀君全集繾綣君父品評古今廣攬地
勢好獎人才知路之智畧具於唵咏憂國之容並布於圖繪生
中外一家之朝抱民物吾與之願夫豈甘心於通餉一隅授命
小醜哉雖復勝師掃穴足慰同仇崇祠褒忠不負埋骨曷若用
其論詩之嚴爲出師之律酌其在山之清爲膏黍之雨吾知樓
蘭生縛軍門之功手書益州政成中和之詩自賦也痛哉惜哉

蕭以嘉慶己巳游於太原與君之子念庭定交去君騎箕之日
卅又七年距此圖之作卅有三年矣念庭守清白之澤懷劬勞
之恩抱遺集以問世展畫像以示客往往失聲君之嗣爲廉吏
爲孝子宜矣而蕭中年早衰舊游如夢卷中師友如述庵竹汀
實齋楮墨尙新山邱已痛更不勝逝者之感也

小倉山房外集題辭

往者乾隆壬寅余在江甯因戴君未堂識簡齋先生先生見余所撰南巡頌重次千字文深賞之後十二年甲寅余賦五言二百四十韻寄先生先生復書曰讀大篇才大如海情重如山悔數年來知君之淺也又三年嘉慶丁巳余僑寓揚州先生已病渡江來就醫寓張氏園中先生以文伏一世所至傾倒貴游扶將單門雲挾岱潤風藉春溫其道旣廣門牆雜進一技之微星士畫工皆附尾借羽車馬填門珍錯承筐公讌客集各道淵源以自誇異余性疎懶又與兩公子交不深間一往問疾而已然先生每謂其壻藍嘉璫曰山尊不願在弟子之列而余集中四六文衣鉢當授之余聞之愧且感焉未幾先生歸計且至余與

家蘭雪爲位而哭眾中道及輒泫然各不自勝向之日侍側者聞我兩人言無逝者之痛也可慨也哉余鈔平生師友四六文以科第先後爲次第先生居第一凡先生文之稍涉俗調與近於僞體者皆不錄雅音獨奏真面亦出今世訾議先生之文者頗有人余不能爲干城而猶欲存先生之真以不負知己於地下也

玉芝堂文集題辭

昭文邵太史荀慈志行超遠意度夷曠似魏晉閒人其文亦如
之太史序其兄亶承文云清新雅麗必澤於古非苟且牽率以
娛一世耳目者答同年王芥子書云每觀往製於綺藻豐縟之
中存簡質清剛之制皆詞家無等等凡亦自道得力也鄭先生
炳也誌其墓曰君學於古涵而揉之去故遺跡大昌於辭又稱
其散體文與古體詩云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未免溢美太史規
規前修不失尺寸而恥世士准量行墨剽賊字句之陋又其標
格崖岸有以自遠故所作如素族子弟氣韻不凡如故家宗器
不比市肆骨董專賣販人如元人畫法一邱一壑自然高妙又
如吾鄉休歛閒峰巒蔽虧樹木深黝巨石空中琴筑雜奏夏乎

所詣至於是矣太史早都文譽官翰林再與廷試皆屈文福不齊自古已然余不及從太史遊讀諸公誌傳想見其人旣識其子培惠意思疏散有大家韻又從洪君稚存得聞太史獎借單門許與士類之實不禁憬然生尙友之思也

思補堂文集題辭

吾鄉人之知治小學也大興朱先生道之吾鄉人之知治選舉也武進司空劉公道之三十年間塾師黨人相授受以形聲訓故之學上規侍中祭酒之言得識文字緣起其操觚染翰者條理畧具二公之教也經術利人通材成物其效覩矣國家慎簡使臣隆其體而專之責有以哉吾師汪存南先生司空高弟述其譚藝四字曰清轉華妙可謂至言集中古體賦結響未堅取材亦寬然視明盧柟諸人皮剝膚附以爲古者有上下床之別其他箋啟序記名貴光昌盡去國初諸君淨侈晦塞之弊卓然可傳蓋司空於孟堅孝穆子安三家致力最久而才氣書卷足以副之小儒好議論以爲入古太淺非徒刻深直是孟浪余於

詞術私淑司空鈔思補堂集持擇較嚴正使彈蘇糾楊之徒不得肆其口矣

儀鄭堂遺藁題辭

聖人之後通經訓者十二世而得子國卅二世而得叔達子國治壁中書爲龍門師其家上其書於朝不行叔達作正義乃據僞孔傳考亭草廬首發難端近日大儒太原閻百詩疏通證明眞古文始出且云子國有功於論語逸禮甚偉蒙嘗論之惟文舉之文體氣高妙與棘下經術如嵩華並尊叔達不足與於斯文也唐以來孔氏多奇節高行之士而經生不再生未有以立言成不朽之業者我朝敦崇道統昌明儒術聖裔則有誦孟農部早通六藝又得交於吾鄉戴東原先生其學益邃於天文地志小學之書精思博取成一家言微波榭撰述巍然與戴氏遺書並行集中韻語駢體未臻絕詣其猶子驛軒太史四六文乃

兼有漢魏六朝初唐之勝常從戴氏受經治春秋三禮多精言
故其文托體尊而去古近惜奔走家難勞思天年所藝不傳傳
者不及十之三四余因洪君汝登識太史又與其甥朱滄湄比
部訂交里中比部刻其文才十餘篇余仍其名曰儀鄭堂遺藁
哀比部之志也元瑜德璉皆作者其文行世絕少藝林有憾焉
然斯文光氣鬱久乃發吾知他日必有如魏文以金帛募錄文
舉之文者讀是選者嘗鼎嚮窺豹斑可乎

有正味齋續集題辭

吾師穀人先生有正味齋集既出修辭者以爲北斗南車後進英髦咸資準的先生各體文皆工而於駢體致力尤深近代能者或誇才力之大或極摭拾之富險語僻典欲以踔躒百代睥睨一世不知其虛驕易盡之氣爲有學之士所大噓也先生不矜奇不恃博詞必擇於經史體必準乎古初乾隆壬子余在里門從友人處借讀以爲得未曾有乙卯在都門始從先生遊一日飲法司成時颿所旣罷同車至澄懷園折荷行酒談藝達旦又得讀未刻稿四十首合漢魏六朝唐人爲一爐冶之胎息旣深神采自王眾妙畢具層見疊出視向所見如羊角風轉而益上所謂爲之不已直到古人愈唱愈高去天三尺者也先生常

欲哀唐人文爲一集謂四傑燕許宣公玉溪生之外作者如林
創闢門徑津梁後學不少余鈔八家四六以先生初集海內家
有其書乃專錄續集付梓以貽同好他日唐一代文彙集出其
騰貴雞林更當何如好學者可藉以畧識先生之淵源矣

西谿漁隱外集題辭

西江之文至宋而極盛廬陵歐氏臨川王氏之文與詩南豐曾氏之文分圃黃氏之詩並陵轍百代各有千古饒州汪氏晚出而駢儷之文巍然爲陸宣公李義山後一大宗盛矣哉國朝作者蔚起鉛山蔣清容太史志節凜凜不後古人五七言詩擺脫凡近自然入格離奇變幻無所不有而填詞度曲皆稱絕手太史鄉人以能詩稱者踵相接其赫然在高位者方伯德化陳公都轉南城曾公余皆得讀其詩蓋嘗論之沈鬱頓挫獨宗浣花方伯之詩也清轉華妙兼綜眾美都轉之詩也余不識方伯而從都轉游最久因並得讀都轉之文都轉之文亦有二種掣鯨魚於碧海思力無兩如揚州曾襄愍廟碑桐城張氏四世講筵

詩序諸篇是也戲翡翠於蘭苕觸手生姿如跋徐嵩桃花夫人
廟碑諸篇是也昔與簡齋袁先生談藝論西江詩人以楊誠齋
爲首余不敢附和而並稱彥章駢體爲唐以來健者都轉深於
選學所以擅六朝唐初之勝蓋將軼鄉先生之能事卓然名家
余所識西江詩人甚夥而於四六之文則首推都轉以爲具體
正而詣深知知言者之不河漢斯言也

問字堂外集題辭

余年廿有一始從表兄汪存南先生學爲四六之文先生譏彈近日學者謂陳其年學庾開府只見其叫豪章豈績學徐僕射適形其蹇弱吾家園次以下比之自卽後六年從先生客揚州一日集汪容甫家容甫稱今之人能爲漢魏六朝唐人之詩者武進黃仲則也能爲東漢魏晉宋齊梁陳之文者曲阜孔顛軒陽湖孫淵如也余故識仲則顛軒兩君又習其所藝惟與淵如無一面耳容甫乃出示其駢體文風骨道上思至理合余與存南先生交歎其美且歎容甫俯視一世而持論之公樂善之誠如此此今之人所難又六年識淵如白門又八年遇於京師淵如已壹其志治經取少作盡棄之而獨好余所爲四六文以爲

澤於古而無俗調夫排比對偶易傷於辭惟敘次明淨鍛鍊精
純俾名業志行不掩於填綴讀者激發性情與雅頌同至於攬
物起興似贈如答風雲月露華而不縟然後其體尊其藝傳後
生末學入古不深求工章句乃日流於淺薄佻巧於是體製遂
卑不足儼於古文詞矯之者務爲險字僻義又怪而不則矣余
與淵如申以婚姻蹤蹟較密譽其文近於阿安得起存南容甫
於九原以證余之不失聽也

卷施閣文乙集題辭

古經生多不工爲詞工者劉子政父子揚子雲馬季長數人耳
余平生師友之間得四人焉餘姚邵先生二雲陽湖洪稚存太
史孫淵如觀察江都汪容甫明經邵先生能爲揚班而不能爲
任沈江鮑徐庾之體閒撰供奉文字局於格式未能敵其經學
之精深也容甫遺文有述學內外篇經術詞術并臻絕詣所爲
駢體哀感頑豔惜皆不傳淵如早工四六之文旣壯篤志經義
乃取少作棄之具兼人之勇有萬殊之體篇什獨富其惟稚存
太史乎太史志行氣節儒林引重余讀卷施閣乙集樸質若中
郎適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蓋其素所蓄積有以舉其詞劉勰
謂英華出於性情信哉太史於經通小學於史通地理學自敘

所著書與他人說經之書多用偶語述其宗旨然數典繁碎初學效之易傷氣格而破體例余悉從割愛聞太史假歸已得請將就而質之知其不屑與宋人董彥遠洪景盧周茂振輩排比奇字以鬪博也

汪紫珊袁蘭村合集題辭

余嘗評吾友汪紫珊太守之詞曰思態遲妍音律中雅語出於性情旨歸於忠厚船山以爲知言紫珊之詞既刻於六家之中茲又專梓其與婦兄袁蘭村贈唱酬之作蓋蘭村以名父之子曠代之才評論風月睥睨壇坫弟眎灌夫兒呼德祖傑作之懸一字不易久要之踐千金屢散雖復輦下名震叨國士之知戶外車滿盡長者之轍而蘿屋倚賣珠之補葛帔鮮賜袍之戀峻嶒傲骨乃甘鶴癯跌宕仙心但誇蟬化其不凡可貴已旣且不卑小官肯習吏事未及中年勝氣已斂卽涉歧路初服不渝聽鼓應官無妨於清才入幕司筆那掩其豪態是以二十年中翟公之賓或有盛衰孝標之論遂分寒暑遭時白眼知我貴希

結契青雲有人可久蓋惟蘭村之唸情未減於初亦惟紫珊之友誼不漓夫古也且夫桐魚石鼓千里相求鑛鄒干將兩美必合況乎君子之交申以姻婭文章之道貫乎金石者乎紫珊之於袁氏冰玉之映列在甥館騷雅之授兼以師門感旻殊之知人幸東坡之有子羊曇扣扉未忘謝安阮瞻鼓琴專對潘岳如橘合柚儼柏悅松於是本風人之旨爲諍友之言名節砥礪誓以歲寒功業期許憂其時邁讀紫珊與蘭村諸作芊綿妙緒橫生於斂袂之餘慷慨遙情勃發於推襟之暇史家所稱扶存以忠誨勸慕以前良者豈踰此耶吾前所以許紫珊之詞者正在此今海內工詩餘者家穀人師楊蓉裳汪劍潭郭頻伽四君與袁氏皆敦羣紀之交並具成牙之賞請以質諸或謂余之不失

聽也

吳塘山墓圖題詞

西曹郎鮑君固叔寫其高祖妣旌表百歲方太安人暨其曾祖
贈中憲大夫質庵公墓圖示吳蕓讀之蕓作而言曰偉哉子之
斯圖有三善焉夫造物與年所以觀恆德之立雅材誦壽思以
竟豈弟之施士行若此女儀亦然是故紗幔傳經已臻大耋錦
輿觀樂必在高齡非春秋之富日月之積其歷時未久其貽慶
不豐也昔作魯侯之宮兼喜令壽銘王母之敦永奉杯捲前事
可稽難老是貴太安人自其爲婦至于爲祖姑自其修贄以棗
栗迨乎含飴以梨柰兒齒復生孫穀自引人瑞之褒賁自

九重墓道之表題以百歲紀積慶之籌協凝成之數其善一也
古之孝子南陔之采心戀乎親闈白雲之思目懸于親舍就養

伊急事亡詎殊右軍誓墓未返葬於琅琊歐陽遺命將卜壙于
穎上君子有譏焉茲圖白楊之樹蔭足芘其背護宿草之生暉
常依乎愛日上冢佳節篤一堂之歡問寢佳城成九泉之孝豐
碑相望幽宅益康其善二也營高厰者倖中夫大言當江流者
浪傳夫仙跡東郭之祭遠隔于險阻

本徐鉉文

北邙之悲莫慰於歲

時傷已茲圖桑麻連阡巖壑拱鬣守墓之舍足御乎牛踐奉先

之祠密邇乎馬封而又取信於大賢之言

謂石君先生

乞書於經生

之筆

謂輔之前輩

芟莠言而詳門第之實題碑額而協金石之例愧

自泯于蔡氏諛不譏于劉君義全妥侑事依古初其善三也若
夫姬宗之制昭穆以班形家之言本末具有削謬說而陳故事
同歲生洪君桐生張君泉聞之言爲富矣蕭儉于詞畧述于右

葉博塢墓圖題辭

鮑君固叔葬其高祖妣方太安人與其曾祖質莽公上距卒之

日皆五十年孝成乎白雲之茆

元史趙榮
葬母事

協乎青烏之祥成

先人廬墓之心中古人耐葬之禮鄭母之殯不淹期郭君之墓
且並表肅旣道其仁且勇矣旣而足爾萬山蠶封雙兆則復葬
質莽公之配程李兩恭人焉事踰四孟地去二里魂之往來事
姑與從夫俱邇展以春秋丁祠與丙舍相望讀者於表阡知閭
法之善於負土見內行之圖事親如此追遠有加孝弟之心可
以油然而生矣

梧門圖題辭

大司成長白法先生魯國曾閔漢京厨及泌邱善誘紳佩慕以
成名鬻門教孝鐘鼓論其篤行一日示薰梧門之圖而言曰余
甫及蒙求永違乾蔭孤露之生棘心已勞春暉之映荻畫兼授
迨乎入塾屢奉斷機其時太夫人挈之居海淀之帶綠草堂遺
書在室嘉樹在門出戶之攜每及東廂倚闥之望不待西隅然
而扶桑未明已命就傳陰榆旣翳乃聽出學今且三十餘年矣
棲鳳之枝高踰重仞哺烏之口痛深萬古每念寸草未報長繩
罔繫輒虞舊業之窳久虛令名之貽退朝升階如奉卽安之戒
嚮晦入室儼及授經之初是用興懷今昔寫心丹青睇蓬門其
已改據梧枝而自悲惟子有文道余之慕薰肅容而受之曰美

哉先生之圖具三善焉往從賓讌得諗家乘先生實以旁枝之榮厚本根之庇素帷之心病草先傷衰宗之門絕縷僅續而本生父司庫公隱德自信至誠前知卜吾門之大成謂此子之必貴頭角早見嬌嬈特至太夫人謂世澤倚乎經術門範謹於弱齡齧指之痛愛感於屬毛放心之求候謹於退塾務使寸陰寶其餘尺桐鬱其良材先生行爲士範文爲國華其有自矣命爾繪事誌我家法以示子孫永相則效一也某水某山少年釣遊之地肯堂肯構孝子垣墉之責昔人生芝於階以喻子弟惟蘭有咳請戒遊盤護背色悴奚蠲北堂之憂風樹不圍庶及青春之養先生弱冠釋褐太學傳衣朝士誦其威儀國人知其風節而乃蓼莪憶其劬勞白華勵其磨錯淹晷積歲縈目鉢心退

塾之宴苦憶兒時望衡之趨有如昨日述事悲來振鬪神往用
是益砥晚節罔倦敏求二也夕葵負米漸適異國翳桑乞食已
宦三年伊桑梓之易別輕去其鄉非苞栩之罔圃不遑將母陟
岵之嗟青山計程對月之立白雲掩舍世風之降天誼之薄莫
此爲甚先生或從王事必顧吾廬抱竹曾泣盼柯不怡至於託
之縑素寄其懷想虹外夕陽是言歸之昔景井邊落葉是跡影
之餘蔭從親舍於百年積孺慕於五十斯圖之作其亦王褒之
泣生徒爲之輟誦陽城之詢廊廡感而謁歸乎三也彰憲後之
慈策進德之勇厚士風而敦本行觀者仁孝之心油然而生矣蕭
亦人子也長淮之南大江之北敝廬蔽雨寒氈坐風丈人說經
稚子請業別公而歸從吾親以進吾學一言報命三日言旋故

不多述云爾

題湘雪遺照

夫成蹊之賞靡望於松承當門之生轉遜乎檇壽是則藻太速者易盡跡太近者多摧春秋之候相鄰進退之機必應若其空山晦迹金音自遐幽室藏芬玉階不上慳其遇者將無益其年遠其心者不且貞其質乎而乃琴情高寄絃外悲來鳳德方儀

楊炯蘭賦昔聞蘭葉搦龍圖又道幽蘭引鳳雛

林中羽折過袂衣之渚已隔重泉散

說法之花空嗟一現傷哉湘雪圖者羅布衣聘爲余亡友何上舍耳山作也耳山廉吏之孫名父之子生階之玉佳於謝庭竟體之芳雅似徐勉布衣以鄭所翁之肖物當曹將軍之寫真貽之素心從其幽尚紫莖綠葉慰騷人滋晷之勞朱萼絳趺照門子循咳之服余與耳山訂交京師在乾隆之乙卯盟心塵海抗

賞雲臯車馬如流披榛有得風雨易晦入室無言既共息游峯
窺厓岸其吐辭也有騷客之遺音其信芳也恥美人之自獻同
學之士擢穎金圮結蔭玉池耳山孤擷幽馨黯修靈德夕莽同
攬第恐時違秋菊異時未嫌容淡飄蓬久繫始英可餐余嘗謂
耳山郎署之含香不如江潭之佩渙洧之贈美不若獨居之怡
以子吹氣揚芬摛詞粦澤拒眾服之爭媚防明膏之自煎立德
之言固將千古全天之壽詎止百年迺余以嘉慶丙辰出都已
未再來令弟海山持斯圖示余曰吾兄逝矣傷哉湘水自深聞
猿已泣雪心不改見睨終消蘼蕪不可再逢萍梗空懷對語聞
雁鴻之失影哀劇天涯怨鷓鴣之先鳴春殘谷口君真安往空
遲芳訊於山中魂如可招當奠幽馨於墓側

自題小像

仕至學士官不爲小交滿天下知己非少年髮變勞生易老
及親健在遂初宜早幼而跣落名場潦倒壯卽悔之吾愛吾寶
受知君師宦不肯巧八年史館文行表表歸潔其身何以自保
擁萬卷書慮爲蠹飽藪之得失卻頗了了百賦千言初不留草
授學諸子貴其堅好爲善苦暮而敢自天猶能筆耕生理未槁
屏謝世事庶完皎皎獨立盟心羞以行潦

再題小像

噫嘻山尊汝貌如斯平生志事有三反焉圖不自知寬於取人而嚴於論詩勇於報德而吝於先施早衰健忘不敢任事而好客健飲悅聲色如兒時愛者不汝瑕疵而怒者多矣則亦姑聽之仕非不達十年玉堂而遽以養辭深惟定省之曠而不敢久稽乃歸已兩載矣奔走衣食未嘗五月在親側也何名實之相違所以捫心而自疚者不在彼而在茲

六安晁氏義田碑記

嘉慶十九年江南三布政司所屬夏秋無雨江以北旱尤甚邦人士好行其德散財賑饑所在多有江南之丹徒縣江北之六安州銀數尤夥六安共捐十萬兩告於大吏請自贍鄉里不敢更請帑項分宵旰之憂體國家經費之大同憂患而厚風俗其道古矣胡果泉中丞刊版獎示謂六安州實楊祝晁三大姓倡之晁卽部郎名尙忠者與蕭先後鄉舉同師官京師時數相過從知其居官立身爲文皆有本末旣蕭以養歸以六安去家近應前中丞錢裴山前輩聘主講廣颺書院尙忠方家居遂因之益詳其門業家法而晁氏義田適成尙忠以其本末告蕭且屬作記久之未報至是始歎明德之始睦族施仁之由親始未有

能庇其根本而不能推之以御於邦族者也尙忠又述其成之
之不易自其祖贈朝議大夫樸庵君與其父封奉直大夫淵然
君兩世父太學生靜齋君贈朝議大夫心齋君從兄尙仁猶子
燕昌世其孝友仁厚助勤不懈繼序勿忘乃克舉之於是又歎
漢人之重家學唐史之表世系由文學功名而進之於道德皆
有所受之也義田權輿於宋范文正公厯七百年而本朝張文
敏公繼之顧文正生於孤露嘗險阻習饑寒貴而不忘其初急
宗人之急如在己如此文敏德業文望不敢望文正然生於高
門能知艱難與同系同甘苦亦已難矣蘇松兩郡濱江海多上
腴六安則連亘皆山石多土瘠而肯如張氏出常稔田千畝爲
族人生計蓋尤難能而可貴也伏讀

今上天章發明經正民興之理上體

列聖化民成俗之心方申前諭命牧長爲所治恭講

聖諭廣訓竊考

仁祖之諭曰篤宗族以昭雍睦

憲廟之訓曰置義田以贍貧乏謨烈光昭牖覺諄摯晁氏能力
行之以繼古賢光鄧治他日尙仁等服官蒞民用門行式部人
必能訢感於性情之真砥礪於名教之大推暨無涯又豈止惇
篤在一姓而已哉然文敏記中云范氏後有倣而爲之者不傳
傳亦不久是則莫爲之後雖美弗彰以本朝久道化成張氏外
僅一范瑤世人已不能舉其名則其子孫之罪大矣故蕭之言
爲晁氏之支系慶尤爲晁氏之後嗣勛也樸庵君諱廷燦厚於

天性其敦行於家爲善於鄉如尙仁等所述可謂富矣其義田
條例皆仿范氏另具於官文書載於家乘茲以文例所不當及
皆畧焉

又一村春宴記

又一村在金陵城中之北地名黃家塘吾友歐陽棣之孝廉與其弟曙堂築別業其閒右爲董氏園左竹林萬竿浮青林外則官道然稍僻無車馬之聲背僧寺晨魚午鐘清響時發迤而西則制軍節署在焉夕陽畫角動於林表園中所見鍾山萬壑可攬入懷袖昏莫陰晴蒼翠變幻一俯仰閒倏忽改觀園中屋不廣一舍兩楹可以誦經可以宴客其陽又三楹度古籍彝鼎庖列於旁茶竈酒爐皆具稱儒者之居挹巖壑之勝金陵固多名園此不可廢棣之將就窪處爲池未能也其他取攜無不給者丁巳春二月余與諸君會於此黃鳥懷以好音落花縈於芳草春色照人風物嘉美諸君樂之各適其適撫烏皮几拭硯弄筆

將有作者爲吳山尊雲鬢霧鬢飄然欲仙珊珊來遲對客作寒
暄者爲秋影樓主人二客並坐見之小起爲江圍侯菊友聶篋
圃一僮侍側爲吳伶周小穀篋圃之所好也坐石牀唱南浦一
曲遙呼秋影樓主人主人不顧遲其聲以媚之者爲蔡樾曇吹
笛者山尊之家僮也一伶旁侍奏中郎當場曲者爲吳伶宋福
來徘徊中唐若審歌若呼茶若看山背手而立者爲主人歐陽
棣之軒中着淡黃衫豐姿遠神坐而善謔者爲陶阿金整琵琶
絃索阿金賣一曲者爲鍾相庭旁坐聽曲者爲王家賢立前楹
傲兀不屑屑者爲王學梁旣夕就席理觴政拇戰舌戰樂而不
驚女伶歌童各獻技有觀察某挾勢召秋影樓主人主人夜闌
乃去明日傳於白下以爲豪舉諸君皆屬山尊作記會者十二

人山尊家全椒兩伶吳人餘皆金陵人也

上百制府書

蕭胥宇淮南傭書卬上瞻戟門而云近隔帶水以匪遙祇以匪影薜衣未敢致聲鈴閣自去臘奉書至今春得報後音敬缺然然而聞春風之送喜幽鳥知鳴值渤海之固波閑鷗愈樂恭惟閣下道通文武氣備春秋公忠結乎主知志畧兼之神助行師東粵樓船出而鯨鱷成擒坐鎮南徐幕府開而蟲沙就滅凡此聲色之不大胥徵智勇之能兼威名澈於中邊仁術沛乎河海昨者莠民創教萑盜稽誅竟作妖書自誇異術託轉輪於再生之佛思弄戈於一統之朝勢已迫於鴟張跡乃同於虺伏雖新林誓眾敢於馳檄通衢而逋藪藏奸方且避形明鏡行藏詭秘若鼠膽之難尋隱現迷離希豕心之得逞兼以賽兒假手魔女

上之卷二 卷之三
三三三
托胎造時令以違天換星辰以窘步事等乎狐鳴鴉噪計倖於
澤納山藏擊將動於雷霆照能逃乎日月閣下識士於宣防之
暇能吏知名選眾於訓練之初材官登記才有可恃早許知方
法在必行圍容匪族機關密授燭照全周察邇知作俑之名觀
遠指負嵎之處犬無吠夜金鼓不驚事未浹旬渠魁皆得令下
則怒旋地軸奏上則喜溢

天顏朝野知賊首之懸中外得人心之快昌明正軌訢合

帝心豈惟吳楚消蛇影之疑江漢慶魚居之樂哉大功必賞恩
旨駢頒桂字方清槐階特晉協一范一韓之望波靖三江符重
輪重潤之祥翎影雙暈今日式孚乎咸德昔年早協乎師貞喜
色干雲歡聲沸海況甬夙依仁宇親分禾黍之膏幸接後塵曾

載瀛洲之筆掃域中之魅異績宜書薈隴上之茶豐年可頌畧
書下悃敬上小箋式賀文福之躋兼祝道躬之健臨啟無任敬
服欣忭之至

復上百制府書

日昨奏章送喜

天語論勳三公領槐棘之班雙目煥鷓鴣之采天人廣洽儀彩
鳳而德咸朝野歡騰殖嘉禾而豐屢而且仁術灼知定國淑問
深信臯陶不勞九鼎鑄姦專倚一星執法掃機槍於萌蘖那待
軒征資亭毒以虔劉善成堯宥肅曾修賀啟恭上崇轅比值使
回知邀鑒及答之鈞簡照以謙光捧誦已榮襲藏未敢謹繳謹
謝續聞疊下溫綸再膺懋賞靡之好爵封劉湛以安眾之男試
爲大夫知蘇瓌有克家之子親分佩物徵同體於股肱特錫上
珍擬精心於圭璧器先決拾獎馭暴之大力不異挽強功在指
揮卜秉鈞之壯猷無非如意蓋止戈爲武道實稱乎四加而弭

惠未形功本高於百戰酬庸朝典進秩旋列乎上公射策門才
出身仍由乎高第此觀易允占貞吉而誦詩代播中和者也又
況狂瀾驟退精誠立格於河神羣力上聞功德並光於佛宇卽
見邊陲泥首賀朝廷復相范韓待看父老舉帷誇公子又膺節
鉞

與某太守書

鼎聞桐魚之與石鼓異地相需莫邪之與干將兩美必合樂師
典器一奏而感飛潛霸才主盟五會不遺邾莒觀旂魯國小大
咸從獻棗周官苦良並入雖後塵之步無望於追風而明水之
求實殷於得月況又重煩長者屢爲先容寵以薦士之詩損其
知人之哲敢求三沐不肯少安竟無一言何以自訟此鼎所由
向曦唱曉飲露鳴寒眞忘自達之嫌遂蹈無因之至也閣下文
垣連貝太府和鈞稟日下之菁華矯雲中之羽翮語其智慧儀
鳳知時擬其威儀漸鴻用世畋漁經史目過而三篋可亡研練
京都賦成而一句未浹不資象甲占候如神方在鱗辰波瀾已
老澄懷一水立言平眾說之爭應手八風下筆備四時之氣和

上卷 一 不 卷 五
勳良蓋千里而馳射隼獲狐兩爰皆吉投石賈勇倚馬試言包
橘賦於秋官薦鮪登於春網木天尺五虛席久矣

天子知其文章覘其經濟試以度支之事觀其運量之能韓子
有言地官之職必選國華以從人望是也閣下原本六官之學
式我邦財泛覽九域之圖辨其土物方田粟米周髀之法能詳
山海魚鹽管子之書久核樞機利藪沐浴廉泉衣有素而無緇
冰近陽而不冶膏腴可處依然蓬華之心會計雖親不減詩書
之味金曹選妙不能有二焉旣而分符作牧讓版親民初蒞宣
州載守漳郡仙人之騎已化愛及鯤鯢謝公之宅猶存護其薪
木日暄葵向風遠苗懷澤我如春望君如歲民之歸之善政不
可殫述也且夫十年讀書一麾出守尸祝之事驟易庖人藜藿

之腸不知肉味問崆峒以錢穀鮮不聲牙強買鄭爲申韓將無
棘手雖有能者莫或兼之於是五瑞有徵三餘無學判文畫諾
難生枯管之花賦雪嘲風不入黃綾之夢求其馳驅塵土管領
湖山聽鼓應官放衙發篋求之今日未見其人閣下高韻雲停
逸情霞舉長才驥足五馬馱書小試牛刀七絃在御禮樂爲治
孺子能歌屈宋在官大雅不隊選詞魚鳥讀畫林巒牘尾詩成
驛中句續司成先生過君行館見君儷句謂此事推袁遂逢人
說項山風海雨取諸其懷景星慶雲言之亦快蕭又於陳明府
齋中見閣下自書碑版之文敘次千言縱橫八法傲鍾薛之無
詞術惜韓歐之鮮書名頃又於中丞公案上見閣下所爲五七
言詩各一卷明月夜珠之句巧思上逼初唐晴川芳草之篇絕

唱能驚仙李體不離夫館閣自築長城字詎外乎風雲獨翻新
樣擲作金石協以宮商君殆欲三尺去天僕不禁五體投地矣
閣下又有禱雨文一卷駢而不縛少能勝多鼓盪精誠規撫物
理祭鱷而後復有大篇舞羊之占竟符私祝乃知衡岳開雲海
天爲市固感心齋實由筆妙昨中丞公亦有所雪之作選詞雖
判樹意不懸上下之好旣同稼穡之甘乃作閣下與中丞公向
同里閨今爲僚友昔守頴之吟試雪歐蘇以弟繼師鎮東之美
作霖汪趙以屬從長古今相及不其然與若夫周郎少日顧曲
尤工白傅多情選聲最數流連煙景旒旖風懷閣作小詞輒成
佳話分題舞扇八叉而成道故歌場一石亦醉言歡則律轉語
怪則飈生神仙中人聞者慕焉其文采如此其廉能若彼且夫

在山之水貴於能清出山之雲期於能潤乃或取嚴一介仕致
三公徒充仲子之操莫市孟嘗之義郎君已貴座上乃無故人
相公自廉門下已有饑色玉非蔭穀雖完璞其何庸珠不照乘
欲依光而奚恃遷史貨殖之傳韓公宰相之書良有以也而豈
徒哉閣下懷冰播煦飲水分甘居官則不名一錢養士則能輕
千緡人憂人樂已溺已饑宏獎風流許與寒畯片言可錄便思
鑄汝黃金國士相逢直欲誓君白水愁雲塵榻關心貧賤之交
歧路苔岑握手艱難之際家徒立壁方思萬閒此人寒則推衣
不以一絲累國寡於取者能厚於與斯言信已而又門望本高
科名早顯詞宗則彭紀扶輪治術則裘方借箸向爲文達愨
敏兩公所薦是
用一言之譽一顧之榮枯楊生黃顛木有藥借盈尺之地單門

峻於層臺窺數仞之牆虛牝賦於武庫閣下之雅量高誼鼎得
聞於吾茲谷農部久矣鼎江淮下走佔畢腐儒執贄大賢問津
小學賈逵許慎之所是正如圖師古之相異同固嘗忍饑長安
廢寢中夜尋微言於墜緒探淵旨於皇初旁及聲韻之文生於
揚馬之後條理畧具源流不迷文出客嘲則欲斷指臂詩成眾
譽則如生羽翰窮巷長年獨客虛館雨搖欹枕風走做書三冬
無衣三日不食乞靈故紙求富枯腸蓋將肱三折而良成錫屢
煎而渴竭古人復起吾道未非而乃車與轍違珠遭劍按舌存
手拙足据心傷鼎之諸父多掇巍科而鼎走省門十一次不得
一當於有司命之衰矣往者充記室於相門御時巡於輦路三
大禮之賦五雜俎之篇亦嘗從天門之卯開荷睿鑒於乙覽宵

籟太遠闔闔誠高造一介之命負乎難之夫蕭以早衰之形質
值中落之家庭負米荆湘傭筆燕趙行年三十有八不知其行
幾萬里也桑榆之景未卜能收溝壑之身自分先萎嗚呼枯桑
風多木槿日短不有長者誰則哀之去年秋冬閒司成先生爲
閣下道蕭名姓中丞公復屬蔡香山太守致書閣下李翱之薦
張籍曾鞏之獎黎生重以鼎呂之言進以薛卞之室岸亭明府
書來賀余曰足下得賢主人矣孰意一瓊已冷仍虞捷足之先
五瑞未陳已憾小侯之後緣慳命薄無足怪者今年春閣下來
皖始得一陪高論仰奉清塵而蕭方病馬求芻枯魚貸水立言
拙於叩門借地易於轉漕佩荆卿釣金之賜報以剖心謝趙王
絲布之書言之刻骨閣下陽谷締霜不遺鼠穴大河濶地詎靳

鼻葵有窮者郊請始自隗天下之士聞而歸者將如市矣辱索
近著爾有經疑言餘十卷同輩病其言論多與宋賢不合書赤
壁之賦未敢示人間陸機之言便當覆瓿古今體詩數百首已
付生徒繕錄三日後呈政先布腹心伏垂聽睹繪平原之像當
及今生執旻子之鞭未知何日敬遺飛鳥之音遠跂應龍之澤

公舉金孝子啟

蓋聞三物興賢闈門之行最尊百郡舉孝骨肉之言無閒所以
庭有嘉樹培初根則榮產非空桑道庸行必備雞翼代覆韓公
祥瑞之篇鶴髮如生和仲酸辛之句凡以彰禔幽光導揚善氣
範圍賢智矜式庠塾事具於前文僕竊比斯義矣全椒縣附學
生員金國澍幼負直幹長砥廉隅昭質副乎白華本行完其素
璧高門義路衍直臣之緒國澍遠祖光宸仕明官都憲直聲震朝右明史有傳陋巷書聲
言先王之法閱歷貧窶踐涉艱難雪已重而芝蘭自馨風不定
而椿護竟壽皆由國澍苦辛養志委曲承歡用俾蓬鬢忘貧節
杖增健夫其少賤多藝早聞諸侯至誠飲物不遠千里漢庭踵
幣晉廩繼粟國澍一飯豈忘親三冬思分熱歡次失聲眾中掩

淚舍肉請遺

去聲

陸郎懷橘於中年卻裘忍寒王君臥冰於旅次

披其肺腑賓主間而罷會習其言論師友悚而書紳迨乎勞馬
旋林修羊充橐奇字羅雲仍抱三篋私囊如水不名一錢齒豁
於譚藝之瓊頭禿於捉刀之筆盧義之金非攬賣文不屯季子
之裘如初獻綺能裕書歸氣煥良友脫贈之衣兒至飴甘絕域
負歸之粟長門作賦之價古寺酬碑之縑並獻尊嚴靡私妻孺
有時敝廬驟富欵案多貲嚴君好義以篤本支弱弟拜賜而置
腴產禮云不有私財其斯之謂乎若夫嘗藥頽齡之側毀性苴
杖之旁借芝蓍之一勺獲母子之再生豈岐扁之立功蓋曾閔
之受福況乎烏馴於孟庭鹿集於蔡臺神明默相飛走效靈其
尤著矣往者樹草不能忘憂種楨忽已成蔭迫於庭命未遂廬

居既而鯉對空憶誰課詩禮鳧飛不還兼泣栝捲捧手澤於丹
黃賦心勞於蒿蓼三年築室百歲爲期棄城市如秦蜀遠人世
如鳩蜩國澍蓋自是長依其親矣以其夢伸定省百折不磨魂
戀松楸萬端俱廢蓋禪坐之同枯豈名心之尙繫然而至性可
以貫金石至行可以泣鬼神以維末流以成美俗莫要於此莫
急於此僕向遊史館曾誦孝義之傳今讀

皇綸新開廉孝之科所願里黨碩彥鬢舍羣英各詳見聞兼書
文質陳之大府奏於彤庭敦重百行之原扶將三代之直於獨
行無增加於要道有維繫採訪之官定以牘上掛漏之語姑作
章先云爾

丁母張孺人九十徵詩啟

圖波丁教授燕之母

蘭陔養潔較五鼎爲榮荻畫教成與六經並壽青箱式倚難其
文福之齊赤管載書炳若功言之立遂有千古可無一辭歸安
丁母張太孺人馨毓芝皋潔分柏墅箴陳大寶本名臣之孫嫁
去華簪斯碩彥之女問羹湯于三日搔疥癢于四時有姑在堂
有塵在甌七襄旣報高年知膾腊之甘八鑿頻陳陋巷忘簞瓢
之困蝸生壁而席燥茅捲屋而被溫陳故事以解頤逢良辰而
加飯居者不知門子之遠遊也行者不知家人之屢乏也迨乎
庚申不守辰已偏逢蓮悴幕中鶴歸城外棄繁收拾守硯摩挲
北堂之養甫終東廂之提伊始遺編未沫勞華國之才十指眞
鞅佐束修之獻以楹書悅松性以柱史勞棘心機聲續而書聲

隨鍼神瘁而經神出既而許冲書上韓愈名成先掄廉孝之科
疊射春秋之策螭階給札九重問治法之詳鳳詔頒泥四海賀
通儒之貴華堂朱履門容駟而福來幽薄絳趺屋如舟而道大
慈護蔭茂諫果味甘而太孺人春秋九十矣最可貴者合子小
山已近蓬瀛航天風而跡遠自甘苜蓿飲皋露而聲清某水某
邱常依故里大官大邑不易名山資於堂構之勤輪奐光乎聖
域時督修文廟方成本諸蘋蘩之潔藻芹散于頰宮紗幔傳經弟子與
曾來列侍版輿行樂詩書與絲竹駢羅太孺人願而樂之三餐
潔常膳加鮮倚閭倚戶之勞有無欲無營之美以視斷裾求進
叱馭乘危日可愛而人暎雲徒瞻而家遠者相去何如哉蓋難
進而易退者孝子之守身也去腴而居瘠者雅才之戒養也然

則太孺人以廉退勸經林之行以幽閒頤壽宇之齡歲月旣高
神明不減與小山之恪遵門法善補笙詩托冷宦以駒遐懷好
音於烏哺均可誦矣太歲乙丑春二月四日爲太孺人誕辰官
衙海近定棲蓬島之賓子舍城高本是芙蓉之主萬花供饌可
少仙音八管侑觴那容凡語所願江淮雋產京洛舊遊道禱土
之無瑕祝春暉之健在助虔介祉古有宏篇守道延釐茲爲盛
軌寄聲者皆舊雨請廣伐木之鶯待響者在下風願作投魚之

蚓

沈節母六十徵詩啟

若夫靜女之三章煒於彤管太史陳焉憂嫠之七絃播於哀琴
中郎聽焉賦家作誦表德素幃風人代言喻心古井將以章明
幽孤扶掖彝教先民有言吾聞其語況乎見心於復寒泉列而
回陽有性不渝節柏承而年茂國人知貞婦之齡天意遂孝子
之養告於文人尤所樂道者矣天津沈生荃夙攻小學近釋中
經言無詖邪文有條理禮修執雉肅乎俎豆之容詩誦噬魴篤
其孩提之愛托根孤露遡響清風人謂文行斐然必有自也旣
乃道其乾蔭早失節母是毗腹笥奇字得於寒灰面牆明箴聞
諸斷杼永懷勞苦烏有莫慰之心式念恩勤鴉無能毀之室用
是登高臨深千金不易致君許友一諾未遑將伸春暉之報懼

負東廂之提蓋其母孺人者氏樂津門之望族也家承長德社
以人名世有宿儒門多士謁孺人紗幔之學先受六官漆邑之
憂非恤一已織室繙書獨取斷臂之烈鏡臺伸紙載廢卻金之
篇桃實既賦棣枝益榮宜家宜室齊稱新婦之賢小姑小郎曲
推大人之愛迨吉其謂林收千頭之奴同生未婚僅豫五兩之
帛金綾肯歷代作衣裳銀蒜罔私屢分娣姒以故家公東山之
遊早畢夙願君子北門之出不賦憂心而乃處默有行隱居作
娛林文善吟清神易悴賢人厄於在己小子悲其不辰抱以自
慰少於叔夜之男藐焉始孩孤於子咸之女重以春霜猶殺冰
兼四時白日無光雪踰三尺中林蘭蕙已失並生之枝高堂桑
榆又有不圃之木孺人孚無攸厲苦而可貞自湯藥之親迄窀

窳之眎健能代震吉遂占坤固知澗濱繁藻陪諸侯之豆遵廚
下羹湯佐門子之酒肉三歲爲婦百年從夫猶中饋之恆儀非
列女之奇行夫姬姜構甲初釁起於爭桑將相起家內行傳其
納綸推梨讓棗或中閨於閨房尺布斗春詎厚責夫巾幗孺人
拳拳一編惟寶手澤營營十指不言心勞負郭之田僅受礪确
指日之矢罔責貨財蓋沈生十脰就傅一飯留賓已踰卅年不
累諸父鍼菑積而名成雞黍具而形瘁而孺人春秋亦六十矣
沈生蓼莪咏勤白華戒養對客誦其烝獨述詩先其劬勞燕翩
雁叫昔輪易頽芝性蘭馨今辰方永不藉玉言曷侑瑤爵是用
先以乘章蓋將被諸絃筦云爾

家穆齋編修傳

編修名熙曾字緝文穆齋其號也山東海豐人吾吳氏居海豐者在

仁廟時以甲科起家官至山西布政司參議者曰自肅再傳而
恭定公遂以清德碩學敷歷中外爲名臣子二仕皆至中丞以
清白世其家長者官湖北巡撫編修其第四孫也生十年能背
誦五經祖愛之撫湖北時蕭給諫昆田方家居中丞延之教諸
孫初見卽賞異之旣侍父司馬公官吳門學於秀水錢太史百
泉愛之過於蕭先生太史以父籜石宗伯病亟歸攜與偕曰此
子不凡吾當卒成之太史侍湯藥百事俱廢眎宗伯疾稍閒卽
與講貫應學使者試受知於吾師阮芸臺先生拔冠其曹性穎

異攻苦於學所爲文偶遭師勒帛輒嘔血其兄規之曰此塾課耳若試而抑奈何曰死矣用是少而羸病心腎不交讀書夜不寐久且不能寐或晨坐亂書中短檠爲火鎔延紙帳皆灼家人疾呼掾之始覺用力甚勤然自童子試至登第爲翰林臨試輒戢影自遠未嘗干人以貴介早達居京師無洛蜀交而急師友之急不啻在己鄉試座師恩少司農卒家貧子弱故醫生徒思爲援例得官編修首欵以三百金人以爲豪其實家世清宦食旨浩繁勇於義非力所贍也郡無會館在京師無以居旅人與計偕者與蘇侍御樸園謀營之未成病劇以爲憾卒後侍御來哭於寢門呼而告之曰吾當爲子成之少旣弱居父喪哀毀骨立三喪其偶中於哀又不欲母夫人知之其中益傷通籍後各

體文益工散館大考皆高等名益噪迺益勤於學與史職充武英殿國史館纂修而在實錄館致力尤摯今年春與同館十二人專辦畫一時已病余見其辰入申出勸之稍休不可館中校勘者四人其二爲彭殿撰浚邵庶常葆鍾皆其乙丑分校禮闈所得士亦私憂之病痔漏久竟不起以嘉慶丁卯八月廿六日卒年三十三無子以伯兄次子式旋嗣

宗人蕪曰苦於學矣而不求苟得落落無貴游而不以厓岸自異無鮮衣珍味之嗜而稱貸以行義此惟蕪深知之且身受之也綺年登第不爲不遇矣而天獨嗇其年以君家世德與君之內行論之不當爲天所奪也則蕪所不能知也君兄弟友愛伯氏自中州聞君病戴星歸與叔氏護其疾晝夜不圍仲氏在官

聞耗痛不自勝蓋蘇方與海內知君者同哀之而況其同生乎
然君之文行自立如此此不可謂夭矣爲之傳非能傳君也以
追其諸兄之悲且慰其母夫人

洪節母傳

節母氏余江都人年十九歸歙縣贈中憲大夫洪性炳爲窻室甫二年而中憲公卒中憲公之嫡妻生一子早卒娶側室張無出復娶節母中憲公業蹉於揚旣病嫡所出子方留歙持家事節母一身供藥餌左右扶將晝夜不倦生子黻或以其侍疾勞勩雇乳母節母曰子弱吾不欲恃他人且將時抱之病者側冀以啼笑娛病者俾得速瘳病者竟不起節母將殉之洪氏之族嫻在揚者督以撫孤於是死志稍已揚之俗以門戶殄瘁不惜屈女爲人妾者多重貨財罔知禮義女旣寡惑於母家之言節遂不完節母舉室中所有歸其親且長跪言曰夫之柩未歸吾不敢專恃適子且遺子弱吾不敢託乳媪於夫之生前而忍委

之於身後乎必相逼有死耳既侍夫喪歸里以家政聽適子與其婦與張處無閒言自以不及事夫之父母大父母歲時家祭手治味必精潔曰此以代吾養也拜跪屢失聲守節十六年不見親族一人既病子以醫視拒之嚴買婢及年擇清族嫁之蓋自敬其身以及人者矣家非窶習女紅惟勤夜篝一燈且織且繡且教撒讀臨卒訓以勤業篤內行曰汝兄不異視汝汝尤當善事兄窮達有命不可廢書墜世澤撒用是勉於文行既游庠痛其母育子之劬守節之瘁思有以榮親乃亟入貲爲光祿寺署正旋以急公議敘加頂戴一級又加二級贈節母爲恭人里人以事實請于有司得上聞奉

旨旌門

史官吳鼎曰竊恭纂

高廟實錄例得於歲終書是年

旌節婦若干人於卷末蓋一歲得百餘人焉其子孫求人爲傳誌者據請

旌官文書之言大都雷同是必有眞性情足以不朽者書之乃傳而其辭不可不質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竊與蔽訂交揚州習其誠篤且述其節母之言以教其子有家法其言可信節母愛其親棄財徇義孝不損節愛其子至不能須臾恃人而督其學則嚴慈不害正不見外人至于拒醫則聞禮經別嫌明疑之教深且粹矣烏得以爲猶夫人乎于是齋而傳之以告天下之爲婦者以慰蔽之慕

鮑母方淑人傳

淑人氏方世爲歙人爲長德鮑巽齋觀察繼配父在鎧早卒事母孝旣嫁不褻迎母養于夫家二十年方氏無後請於夫爲立嗣姑鄭先卒至性故篤每念在室逮父日少爲婦不及事姑以爲平生大憾伏臘之祭敬且哀如親事姑受至愛者事翁如其事母翁卒于揚又以未眎斂爲大憾朝夕哭尤慟佐治翁姑葬如禮治家勤或先息僕婦而後卽安旣老如一日棠樾鮑氏名門素族以忠孝慈世其家家法載國書其子孫無華靡之習淑人自奉尤約然知大體於賓祭無所靳嘉慶乙亥春秋六十矣其子有萊請爲壽力止之曰此無益費汝欲娛我我不樂也曷以其材爲祠十七世先姑旣爲之矣吾當專爲妣祠祠成有萊

屬余爲楹帖爲考古經傳知女得有專祠旁注之長沙劉文恭
公見之以爲是與汪明經中婦人無主辨相輔足以勵女之有
士行者而慰人子劬勞之悲于是鮑氏之婦皆得馨其俎豆蓋
事之創而不離于道者也淑人性和易未嘗與人忤家人無不
感其善體下者獨於其子孫勸之嚴雖一子不以慈傷義有萊
與其子四皆循循有門行女三其一庶出撫之如已所生

贊曰余於觀察兄贈資政肯園公爲年家子資政公與其配汪
皆勇爲善見先師紀文達公所作合葬表甚詳淑人建祠善之
大者其出貲平治里巷道路冬給窮民衣儉歲平米價與觀察
置義冢義田及所爲春糶法亦同德皆可傳也其他或不具曰
有誌表在

吳母程太恭人傳

太恭人姓程氏歛之臨河人適豐南吳氏隱君圖吉公之女封公厚庵君之配吳氏居豐南者自唐某公來遷歷宋元明不去其鄉裴眷聚處陳宗日大豐南去臨河七里朱張同縣姬姜世婚百兩盈門重親在堂家人道吉宜於桃蕢門子色柔佐其華潔惟時太恭人年才十九事厚庵君之祖逸園公祖母葉太夫人父晚齋公母許太夫人洗手羹湯三日問其所欲銜牙左右雜珮獻其私財棗梨之味既甘桑榆之日遂永爲尊者而事尊推所愛以及愛眾婦相賓羣居同志娣姒六人雍雍如也居先舅姑之喪盡哀盡禮苦塊之間動中古則莪蒿之慕悲若經生至於霜露感時魚菽薦物盥濯告緇錡釜尸祭春秋既高子婦

請代不許曰吾事兩代舅姑久思其嗜好若不如吾也厚庵君論著鹽鐵谷量牛羊四海爲家萬閒庇士所至與其邦君大夫游賢豪莫逆傾動一時然而季路之諾與國罷盟仲連之志爲人解紛利非在己恥於干人一時清議咸推重焉膠鬲大隱鳴夷泛宅僑寓漢上踰五十寒暑太恭人前後持家政七十年及年僮婢內外有別望衡婚冠豐儉是師厚庵君聞數歲一歸省下澤初住上賓畢來兼味甘辛中饋時旨立辦若豫還至不倦與厚庵君游者旣飲君之醇又飲小君之賢焉而又紗幔箋疏授以六官後堂賈鄭豐其十艇諸子之學太恭人實成之性好施與鄉鄰之難緩急之其無德色焉儉歲貸糧空困周給逾年召其人焚其券感者失聲歲疫和緩失手芝朮不靈太恭人出

所藏苦茗以飲病者皆愈求者闐戶所活無算昔義僖燔契魏
史稱仁植之營藥梁書誌義得之女德尤爲絕軌厚庵君舉子
晚太恭人爲納窆室蒯宜人燕羽頡頏美其相勸鳩子上下食
則維均故能豐植芝玉蕃衍椒條而乃北堂之樹愛日方煦黃
海之苗駐景無效以乙卯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有二鄰杵輟
相實念舊恩使車採風將儀彤管子五人女五人孫十一人曾
孫一人某與厚庵君父子訂交漢上萍梗相語葛藟同庇題襟
浹歲把袂如昨旣成僑札之契兼詳鍾郝之禮又識太恭人之
孫文桂於都門早斐文譽能修家法文桂居日下三載再就京
兆試鍵戶蕭寺卻埽高閣無少年近功之習無失路不平之鳴
詢之則曰文桂來游京師大母教之曰士貴砥礪名節刻苦問

學升沈惟命富貴在天法上農之逢年戒美玉之求價若夫竿牘以邀譽通榜以得第匪特

聖世之所棄吾爲汝家婦不願子孫有此也文桂謹受教願以少含飴甘行嗟日短悲集遠離意感遲歸大母曰男子弧矢四方汝但守吾教慰吾望行矣毋以老人爲念也觀文桂之奉教可以觀太恭人之卓識時德矣夫古賢婦貞女表見於世者多以占習坎之險貞苦節之亨賴及後嗣播於士論若其席豐守禮處順持正有君子之風有遺德之殼豈不難哉輒因文桂之請次其梗概而爲之傳

張母王恭人傳

前揚州太守偃師張君文靖撰次其母恭人治家教子之略以示蕭請爲傳蕭年家子也雖不文不敢辭按狀恭人姓王氏王與張皆偃師望族恭人之父隱君諱崇尤著門範恭人少習其教太守之祖名石府者爲封公紹庵先生聘焉年十八歸張氏事翁與繼姑孝以不及事先姑爲憾生卒日與伏臘之祭哀慕涕泣如逮事久受慈愛深者翁治家勤且儉恭人督蠶織惜絲粒翁曰吾有婦矣生太守兄弟五人衣履皆親製繼姑病需人扶掖恭人雖任家事而摒擋畢卽在左右不以任婢媵先後居翁姑之喪盡哀盡禮夫子毀百事廢得無悔焉者恭人輔之也性嚴肅持家卅餘年閨中不聞笑聲然於夫子同祖同曾祖兄

弟之妻相從以禮相聯以情亦久而不閒尚樸素屏華靡而勸
夫子急族里之急無德色無倦容鄉人以橫逆加者勸夫子以
大度感之其人愧而退不然幾成訟恭人有遠識知大體多如
此生五丈夫子養且教之紹庵先生以家督常在外諸子自塾
歸必使居機杼旁夜漏三下機聲與書聲均未已太守居喪時
爲薰述之輒失聲太守較慧督之尤切偶倦則正色責之太守
長跪謝久之怒方解太守補博士弟子員及舉鄉試恭人未嘗
有喜色戒以讀書當求立身制行利人澤物諸大端不徒爲弋
取科名計小得輒沾沾自喜尤非遠大器其言如此此雖古碩
彥經生家訓何以易此太守成進士官刑部父母皆以敬爾在
官矜慎庶獄爲教恭人尤喜聽太守說外省案牘瑣屑事徐曰

汝辦此案得毋刻耶太守據理與例部析言之恭人悅爲加餐
太守以京察異等奉

旨補調江甯府所遺缺大府奏補鎮江府調揚州府揚州南北
財賦區地腴俗華恭人與夫子以身示教樸素如里居時故太
守爲政有以易俗而不易於俗太守以甘旨進必問所從來乃
御之太守官五年卒不名一錢地爲八省通衢冠蓋往來送迎
無虛日郡守率八屬多察案督課之事於是在親側之日較京
居時少故於恭人之病且卒太守之哀有過焉亦恭人之育且
教有以致之也

論曰婦人無獨行奇節則不專傳然蕭見近日巨門清族數世
後克家無人者其嚴君未嘗無義方而慈母以溺愛損之於少

子及子之有文者尤暱而寬焉如蕭所述恭人之懿嫩皆庸行也獨其督太守以仁術清德官內外有聲善成夫子之教可以傳矣蕭與太守產異地舉同歲而相愛如同生感太守之誠不敢誣其親故質言之不敢以曼詞傷其志也

邵孺人傳

孺人氏邵名廣純字秋士仁和錢太學廷煥之配謝盦吏部之
子婦也邵爲常熟舊族三世修史一門有集搢紳名德林下之
風並清芝蘭俊才房中之薰亦淑孺人生而敦婉慧在童稚五
歲祖母蘇太恭人授禮經夙業未沫上口能記柔質不劇生舌
自香授大悲咒一覽成誦綠衣鸚母早依慈宇碧葉蓮子易證
淨根蘇太恭人工詩扶風之誠展肅珮璜詠雪之詞滌華金粉
論詩之嚴如文壇老師焉孺人孫枝茁秀祖鉢傳律鍼神疋斷
詩伯壁新唼月纈雲華而不緝琢章追質變依其宗而又卻飾
寶素出雕卽眞盧家愛女闈閣最憐魯國從姑媼姪早定迨齊
贊甫入孟髻已改大家絕世之妝處士偕隱之服太學代有守

硯家傳選學生理迂闊吟興稠麗每有所作孺人和之荷雨寫
秋桐露坐夏無感遇之詩有賞心之樂吏部君官京師太學與
婦從行姑段安人多病以家事委孺人初筵款賓宗室禮祏抑
搔病蓐奔走浴渚吏部君故好客海內名士多主之者孺人雞
黍饌具魚菽味甘無缺味無倦容吏部君性嚴峻太真嫉惡面
斥餘怒叔夜絕人手麾忘愠孺人素熟史事尤喜幾諫翁納之
孺人體既清羸病尤偃蹇妊鸞已成哺烏先瘠靈苗不秀頽木
卒驚吏部君病服庸醫藥遂不起孺人病中聞之再痛而絕夫
伯喈不勝喪紫芝至於毀此士夫之至行非巾幗之熟聞若孺
人者其性之篤者歟太學遽摧乾陰實罹屯憂臯魚之泣方將
無生林鳥之隻未遑兼慟逝景既移遺挂猶在悲來不可追矣

乃請余傳孺人之生平余聞孺人於卒之前數月檢生平之所
作及臨古帖字投之火方且笑彩鸞之寫韻唾青鳥之能言將
斷文字之緣自證真實之果滅性無悔忘言不凡而余不亦贊
哉孺人生乾隆戊戌年九月九日卯時卒嘉慶癸亥年十二月
十七日申時祖杭州太守齊燾與兄齊燾太史爲東南詞家宗
吏部君名枚方伯嶼沙公之子余己未同歲生也

賜謚文正大興朱公墓誌銘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大學士朱公卒

天子震悼加贈太傅祀賢良祠以內帑銀二千五百兩助喪先命慶郡王率侍衛等卽往奠醊明日

上親臨奠下詔褒其正直特賜謚曰文正又命皇次子於初九日代設饌奠並賦書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捧詣靈几前焚之發引之日命慶郡王至邸第自送皆異數也公子錫經卅是月二十五日葬公西山呂村以薰受知深侍公官內外久屬以銘幽鳴呼薰何足以銘吾師然不敢辭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順天大興人先世居蕭山曾祖必名祖登俊官中書父大炳官盩厔縣知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

祖妣白祖妣何馮妣徐皆贈一品太夫人公有三兄伯堂仲垣叔筠卽海內所稱竹君先生與公齊名者也公以乾隆丁卯舉於鄉謁座師阿文勤公甫入座文勤曰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師李文貞公戊辰成進士年十八先後座師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欽公學行官編修時值京察院長署考曰人品端正公以文章受知

高宗純皇帝而仕於外最久由侍講學士爲糧道歷兩司召入復爲侍講學士直尙書房侍今

上學久之復倚以封疆遂撫安徽調廣東授左都御史兵部尙書晉督兩廣已有旨將相公矣以督捕海匪遲緩改授安徽巡撫復授兵部尙書遷吏部仍留巡撫任今

上親政首下詔召公還加太子少保充經筵講官直南書房調戶部命爲上書房總師傅八年掌翰林院協辦大學士九年上幸翰林院晉太子太傅十年授大學士總理工部公任於外朝無奧援獨恃

先帝之知視浙江學以本籍請迴避得旨一切好爲之再出爲疆吏九年屢請覲不許奉硃批曰女係朕深知之人且不必來公察吏不苛人信其廉莫敢干以私初典河南試巡撫胡恪靖公寶琮謂其屬曰朱學士端人汝輩不可有所饋遺爲晉藩不受平餘撫皖裁蕪湖關陋規善知人所舉皆皦然負清節嫉惡嚴而慎重人命雖於律無可疑者必詳審乃定尤重荒政有不蠹賑錢者特薦之凡典會試三典河南福建江南鄉試各一分

校會試二闕殿試卷二閱江浙召試卷各一常笑唐人通榜得人平生關節不到校藝暗索定爲某某百不失一公篤內行在閩聞訃匍匐星趨衣粗食糲逆旅人不知爲達官庶祖母李撫公有恩貤封一品夫人仲兄中年下世撫其子與孫與女孫出入與偕屏嗜好遠聲色財貨如鳩螻仕六十年清寒如單門祿入必先恤三黨周寒士學貫天人未嘗驕人惟恭慕

高宗純皇帝寶錄於書法大者必力爭乃已後進有一善亟稱稱之寒士未遇者爲揚於朝才人如黃景仁張騰蛟旣死惜之不已與人交洞朗軒闕不施戟級或面責人過改則已無宿怒扶掖善類如朱文端公孫文定公暨贈副憲曹公錫寶之子皆爲奏請得官著述等身詩已刻者爲知足齋集二十四卷未刻

詩文若干卷進御之作

先帝命皇子皇孫各繕一本以備陳設天下皆以文臣待公而不知

兩朝聖人知公之深也公在尙書房時卽以五箴進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公卒後

上流涕謂朝臣曰朱珪每見朕所言皆正賜諡之諭曰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蓋公不市恩不沽直入與

上言事出未嘗以告人人或疑公以舊學居相位委蛇進退少所建白不知公之不負人望者以啟沃爲先如豐年之雨無疾風迅雷而沾溉優渥公遭遇堯舜非唐虞三代之道不陳所以輔

聖德造蒼生之福者大且秘非玉音明彰於身後天下孰從知之然則知公者與公之子孫爲公慶幸而感

聖恩當何如也

上方倚公公燕見時請如故相張文和王文端以七十八歲致仕

上笑謂且待八旬當爲女壽何天奪公之速也公生於雍正辛亥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六夫人陳氏思南府知府諱邦勳公女有婦德先公卒公無妾媵獨居三十年子二長錫經乾隆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庠生先公卒女一適張掖縣知縣馮秉驥孫一涂嘉慶庚申欽賜舉人錫緯生孫女一適吏部侍郎劉公名鳳誥子元恩錫經生曾

孫三甘霖香霖貫霖肅不文然嘗受古文法於公不敢冗所未
詳者有神道碑在銘曰

天誕名德以光姚媯

聖哲天縱歸美師資

帝道師尊百僚弁冕無赫赫功在陳善公富述作僉曰文臣
道繼鄒嶧

聖人知人曰所陳謨唐虞三代前劉後朱名以實載齋曰知足
以示素心請如前軌戊辰歸林

帝曰八旬當爲女壽風隕梁木奪我黃耇去來洒然忠愛不忘
獻芻屬藁以代遺章廣廈萬間樓臺無地

帝臨相門如臨衡泌嘉謨華國嘉穀貽孫絲言永賁裕其後昆

鮑公肖園誄

維嘉慶六年太歲辛酉冬十月庚申封中憲大夫新安鮑公卒于揚州先是公之仲子樹堂侍御聞公疾急請於

朝得歸眎至是計聞京師縉紳先生知公者與侍御遊者皆爲位而哭侍御之同歲生各爲文以侑奠全椒吳鼎從公遊最久於年家子中受德深公以鉅門夙峻有木訥近仁之質有趨善徇義之勇行德於族黨嫻故所全者較大無尺土寸壤之責而能以端樸移易末俗以儉直表率士行以敦厚利益孤寒扶掖後進值

兩朝聖人揚武父良除暴底績豫餉備賞功在國家甚偉劉勰曰誄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顏延之曰實以諒華總公生平

大端其可傳於後世者夥矣古者大夫之才臨喪能誄薨於古
人無能爲役而公篤好小子所爲文知己之感質諸幽明自聞
公之卒哭已而傷又以羈史職不得與執紼無一言報公將負
知我者且何以自道其悲於是不敢執賤不誄貴少不誄長之
例紀美舉實述惠道思陳公志行之全以遠告公靈其詞曰
江出新安其流獨清雲出黃海其澤易成毓清履厚賢碩挺生
德不履位實能副名貽穀國華

帝命以榮惟公之少食貧勵行嶽然瞻然以義立命泊乎履豐
守初達性碧嶽桂森綠波蓮淨飲醇擷腴紛華不競言公之孝
善成親志公之遠祖生宋之季慈孝所感賊不敢肆

仁廟表微史宓詳記世隔滄桑廟祀廢墜公曰嗟嗟命自吾親

命我小子堂構是新山中宇建坐右圖陳雅才歌桐遠初羞蘋
以彰至性以告後人載言公義樹德恐後書院學宮凡以養秀
廣廈增榮孤寒比覆資糧膏火瞻我文囿半壁芹香九畹蘭茂
繞郡有水失其故流人文所繫守令諮諏公起度之水利急修
俾還舊觀映帶光浮是科庚申羣彥效收曰荀公鄉曰鄭公里
古賢篤厚必恭桑梓公圖棠樾禮不忘始祠供忠臣坊署孝子
昭示子孫典型伊邇淮海揚州六龍昔幸

帝戒增華惟民是省清晏歷時靡麗滋駟公體

聖意奇巧悉屏一變揚俗去剽卽靜公之樸誠節使所倚省有
用財以報天庥六師討逆來歸志喜善後裕軍敢惜億秭
天語褒加絲綸賁只公身不仕

兩朝寵加公有才子游登清華輦路文成氣若雲霞薇省侍筆
樞庭書麻刑曹刑祥諫院猷嘉

帝簡旣隆卿才本奇惟孝之豫公克昌之郁郁子舍巍巍孫枝
王田皆玉謝階盡芝瑞呈麟角光炳鳳儀公之生平不好玩物
獨於人才殷勤樂育宏碩俊偉方在雌伏飢使之飫寒與之煖
知人之鏡周照白屋爲蒼生計爲國家儲公之好士擬古韓蘇
邗溝大道應接忘劬信哉懷寶眞實不誣奈何雕琢不遺砮砮
丙辰之冬我遊於揚公初遇我曰士之良我尤於文公曰才長
我瘠於詩公曰骨張我拙於書公曰稜藏我旅於揚敝毳破硯
公數視我忘其貧賤我奔親喪公賻且唁我與計偕公又手援
我報無時公施不倦今年上春我將入都公持銀鏹臨歧贈予

謂子且行當送子孥我識斯言忘其羈孤那知一別百年須臾
嗚乎哀哉明年三月公六十辰何以壽公公喜我文公曰勿諛
乃得我眞不誅負德愧彼哲人不祝而誅實慘我神嗚乎哀哉
余仲書來道公有疾子恃公健從游有日徘徊失聲不知淚溢
知我者逝誰能我恤思公誅公我恨無筆嗚呼哀哉

李載岳誄

乾隆倉龍六年疆圉孟陬之月廿有一日日在西隅吳門李君
載岳卒於山右其後五年余識君之弟廣文雪濤於皖城游宴
旣洽家世乃詳知仲容之有兄嗟伯道之無子雪濤指傷臂痛
影失音淒幾歷星移尙悲風隕蒔階前之樹庇及同根招天末
之魂淒其異地占辰歸櫬爲位迎神不有飾哀之文奚慰傷逝
之淚君諱厘字載岳世居金閭讓王之國里有仁風黨人之裔
家傳亮節君生有至性學爲醇儒成在童年慕踰五十養春風
之志酒肉別於曾元泣宿草之廬烏鳥疑於荀顛孝乎惟孝足
以推恩仁者安仁此謂知本用是霜露之感馨其豆籩水木之
恩施于甥舅罔弗彰焉靡不篤焉而又高誼悅裴楷貧交憐范

宜善能與人戚如在己鄰婦之軸則恤其空里人之瓶代恥其
 罄報者已倦施者未厭號井指困未云絕軌其與雪濤為兄弟
 也提攜穉弱龜勉艱難嘉果分甘良田居瘠妻子之愛無閒天
 親臨履之箴有如師友君既剛腸嫉惡斡角觸邪屏齷齪於輩
 行報睚眦於疆禦懷祖不作逸少大噏三爵既行灌夫善罵遂
 使袁虎失色江彪吞聲坐客不歡惴惴而已每雪濤至則一詞
 蠲忿片言解紛急管停聲奔猊歸谷於是人畏君之方正樂雪
 濤之平易焉昔者自乾之訓婁氏聞命于兄茲則如流之美君
 乃從諫於弟古今相及不其然與卒之鶴雖急而不驚劍太剛
 而不折雪濤資君以免於外侮君藉雪濤以底於中和一門之
 內二難并焉方雪濤之少一經鍵戶但聞金石之聲廿歲登壇

遂領東南之社虬潛雞伏未奮名場蜂紙魚書或妨生計君陳
書述德期大吾門負米束薪不勞予季以故雪濤得專心箋註
壹志揣摩鳴則必驚獲無不利歲功秋實御籍賦其嘉禾月令
春鮮敵人薦夫王鮪微君之力不及此也且自雪濤作賓大比
偕吏公車橐筆春秋襄糧燕趙重陽令節一雁徒飛三月渾河
雙魚未至遊子倦矣我勞如何君則夜雨關心朔風軫念舟車
並載襪被同征冷炙殘杯淒涼慰藉郵亭驛路險阻扶將迺知
陟岵瞻兄看雲憶弟古人用情非其至已迨雪濤成進士後一
官入蜀君又與俱登車則秦棧隨肩聽雨則邊聲同夢借籌清
署則廉吏可爲磨盾危城誓全家以殉

雪濤率會圍抗逆司保
孤城詳所撰會圖記事

旋改官得安
慶府教授

既而凶人授首大尹改官歸路如天客裝似水君

瞻言白髮推本清門謂雪濤曰汝能安之吾亦歸矣卒以壯心未減仍爲晉國之遊弱息有行代畢向平之願

雪濤之女歸闈武司馬狄君名

詠宜之子君送之至偏關以疾卒於其地唐祠碧玉自足詩情秦月黃昏不勝旅況

清晨鵬集賈誼知其不祥絕磴猿愁李生來而不返卒年六十有五嗚呼哀哉雪濤淚沾庭廨欲化荆花夢斷池塘不生芳草

積儒官之俸未返靈輻過國士之橋徒傷逝水旅而喪僕難占

卽次之貞睽乃遇夫終獲載車之吉

丁未冬雪濤自都遣僕楊赴晉迎柩其中道病死

復遣僕周往則狄司馬於遷官銓曹時葬之矣直隸廉使郎若伊家在晉雪濤同歲生也與偏關邑宰王廷暄捕司陳煊指葬處發之故以銀錕以雪濤方官官雖不達幸傍故鄉魂而有知於皖樞南來暫停皖之太平寺

仍依介弟況乎

聖人錫類不遺巖壑之姿醇德含章終賁絲綸之色天門旣闢

龍錫爲光華表非遙鶴歸有日此天所以報君亦君之足以自
慰者矣余與雪濤從師日下曾知都講之名余與雪濤先後出
筭河朱先生之門
談藝江東雅習冷官之味雪濤棠華賦痛芝畝歎焚感念沒存
善言德行得其彷彿十亦二三焉白鬚紅頰長與君同弱冠柔
翰美有子繼雪濤有子于喬
年十三能屬文俟郎君之貴再覩焚黃甄弟子之
言請諡貞白橫艾困敦五月某日雪濤將命其子歸君之柩奠
于次而哭君余爰爲之誄以廣其哀云

祭王夢樓前輩文

嗚呼大雅云亡士林同哭或滿天下或限鄉曲偉哉斯人一代
耆宿騷雅道繫朝野望屬名山千秋公忽不祿以公勇退飲清
蛻塵慧光通禪蓮花坐身精進解脫早證上因作佛散花慈海
自津嗟我後死轉多酸辛思公之少貧而文富髫齡萬言自命
可壽甫入都門麟鳳爭覲浮海不沈國士天佑波瀾遂成奇境
心構帖括小藝嶄然玉律射策殿上寸穎露苗賈董選言歐虞
捉筆闖闖唱名卿雲捧日天下惜之胡不第一高高蓬壺鳳棲
龍雕公出其藝再冠偶曹散館大考銀河濯錦瑤臺弄簫台閣
元黃谷音自摻苔交其岑曰朱子穎曰姚姚姬傳碑版大書先
到絕國天拓其胸滇南趨職詩人到官草木改色軍書旁午吟

稿累甲忽然去之年未五十仙人銖衣閒身自喜一拂一巾逍
遙萬里洪彥扶輪上公倒屣蠅頭筆窠萬金一紙題壁磨崖古
人不死門前金焦清浮眉端將迎清材敦篤古歡風月蘇髯絲
竹謝安白髮紅牙興不可闌論曲如詩一字求安中歲戒殺蔬
食豐頤公有真禪世人不知生徒庸附公亦不訾平等之法包
含怪歧元門空門一以貫之近代大家袁蔣接軌名動中外如
明何李公遊鈞天手操綠綺如徐迪功三家鼎峙鞭撻龍僕揮
斥牛鬼自訂其集踞有千秋呼吸黃庭與佺期遊自了去來示
疾優游我自哭公公笑不休吾歸吾鄉花雨浮浮哭公未已且
爲公慰佛宇功德加世法倍貽其子孫累世大貴公身生天公
文燭地以文饗公我汗在背

祭胡雙湖觀察文

嗚呼溫風方煦忽送泉淒舊雨猶甘已傷星隕誼兼師友玉溪
多閱水之思候易昏晨金谷感化薪之跡況乎三千里明月夢
接江湖二十載甘棠陰成都邑念舊恩而讚佛道場競設西湖
泣遺愛之在人治譜定先東里慰故吏門生之痛自有碑豐憶
隻雞斗酒之盟可無芻潔請依選理用展誄辭雙湖觀察江右
膚宗淮西髦峻世傳樸學經義治事之齋宅傍仙都梅福王喬
之跡慧光踞頂名器騰辰靈宿羅胸書通象甲鯉庭鐸振太公
以賈孔在官鶯谷笙調才士則陳吳復社試萬言以矮屋鳴鹿
秋肥潔三膳於高牙哺烏夜瘁門子之心先祿養冰署循蘭縣
官之職與民親兩車偃草周越楚吳而問俗地異道同厯令牧

守以宜邦旨遷志壹稜稜鐵面解頤比于河清皎皎冰心照膽
方之鏡亮擒賊民則鼠難遙竄伏穴聞雷定疑案則李不代僵
覆盆見日用能薈茶樹善雜莽成腴桑麻渥萬井之膏榆柳戴
一星之福振衣如芟邑門畏廉吏之清連袂於蔦蹕路獎好官
之險而君方神馳蕙帳心繫萱帷謂報國之日長謂出山之草
小未需招隱卽厖陳情才寄當歸便思戒養釀花成酒壘稱緣
蟻之觴架石爲山自護白雲之舍笙竽初度愉心則懷以好音
盤悅全歸浣手而親爲含玉又且奉錦堂之治命篤萼樓之至
情各瘦之詩可誦梨棗篤於同生分甘之愛重推柘橘施於猶
子古稱獨行今見斯人迨乎朝起謝安人迎黃霸雲旗觸石黍
苗生熟路之春霜鬢行郊婦孺喜舊君之健時方報最劇才則

牧伯交推

帝特知公新政則循良首擢而君謂懸車宜早將畢五嶽之游
封馬偏遲亟爲九京之卜鳧飛故國蟬蛻前塵蠟屐收石丈之
青攜籃採桐君之碧攝山移宅藥可長生飛石停槎泉能駐景
而乃徐公達命絕意於彌留王傅知年示疾於俄頃露高掌折
霞近衣飛美疾未膺神光已化哀哉然而晏子之書發楹有託
范公之嗣充舍皆才長君硯農農部竹律六箒桐花萬里砥行
合五君之粹抒文潁七畧之精早舉巍科旋司大部犯少微於
天上老成雖亡應列宿於人間光芒自在履官處敬聞計能喪
固孝子之貽謀亦名臣之嗣響矣某等悅松訂契敢忘同苔撤
瑟生哀可堪聞笛嗟我執友值此凋年屋梁之月影單隴道之

風聲咽元宮員石如斗之字不慚紫嶠方壺已升之魂笑卽樹
方來之穀裴眷益隆聽後死之言魯尊可侑

祭覺羅恆慶文

湖北糧道督運北上卒於東昌舟次川楚不靖在軍中最久同年桂芳尊人也

嗚呼文武一身朝野倚毘宜天所壽何奪之爲大風拔蠶飄然
騎箕凱歌將奏薤露先之於君匪私爲蒼生悲扶桑燭海一枝
旁映銀潢巨天支流亦盛

五朝忠厚毓此麟定伯禽作屏山甫賦政立言立功粹然文行
勳第隆隆皆以蔭仕君家不然積勤濟美君祖隱君鳳羣鶴峙
及恭愨公

高廟所倚貽穀子孫館閣嶄起君之通籍厥在鵬辰君不就銓
曰懷我親滔滔江漢往省晨昏急公曠養溫嶠非人承歡帥府
內行之醇君以史官出爲循吏三湘七澤利藪積弊君飲廉泉
懷冰而治程秭雨時舳艫風利民樂丁樂曰君之賜君善噢咻

而民以鳩春風風人肅亦若秋石首爭田三年相讐君憎其豪
一怒而休迷波犀分獄不徇留君以文人當關殺賊太平旣久
兵痺不力君誓而前靡旗改色設覆夜郎軍氣不墨鼓髀撫瘡
楚烽漸熄往者楚江溢潮壞廬白馬怒奔萬眾其魚萬眾忽歡
君來我蘇以舖哺我以舟載予君撫而悲民集而娛君撫士卒
如撫難氓士卒忘死僕射父兄昨喪過東萬眾失聲醜酒滿河
昔所帥兵嗚呼如君賊豈足平賊已就平而君不見大府憐君
久勞於戰俾漕而北休養爲便卒殉

王事精忠不倦五十功名魂何以奠恭愨開府樓臺無地君以
廉象寸田未置公子嶽嶽清白克嗣氣節文章矯然自異君不
期頤君澤十世君疾初聞公子疾走已不及含悲何可剖公子

已羸君名不朽我能傳君先以侑酒兼請道哀以告我友

祭廣東澄海縣知縣數峯何公文

嗚呼哀哉我病在床君來別我握手丁圍語重荷荷君歸病作力起登舸首邱未能卒於道左君貴公子而家席豐性如單寒惟學是攻閉戶十年六籍以通里中經生頡頏金輔之洪素人前輩洪汝登

桐生三先生

君美風姿衣弱不勝下筆爲文天骨峻嶒東南詞壇早

歲以升追逐作者逞其精能並世韓蘇曰朱學士

竹君提唱絕夫子

學魯靈光歸秉節吾鄉許君才子一日賞譽聲名大起攜君而

北求友京師龍門大開寒峻來歸張

實齋二雲同年邵前輩

范叔度前輩史量

方伯

樸學傳衣雲從風舉科名巍巍君與黃君

仲則吾友

偃蹇不第黃

且不壽君出爲吏絳雲下垂奇姿未替雕繪山海詩文絕麗學

士之弟爲文正公方以

帝師督粵西東詩才吏才拔君眾中鹽官爲宰才裕道通君命
不辰被議戍邊

先帝鑒之特旨矜憐從輕改徙中道而旋全集必傳無塞上篇
君官不貧而家累重諸子有官俸不足奉老習勞薪車懸轂動
邗上漢上往來倥偬君雖達觀而年已衰得喪存亡不能去懷
二豎崇之乘敝而來旋病旋瘳卒受其災與君同師羈孤相愛
君老不頹我拙早退申以婚媼親於肺腑當視君斂病不能逮
斗酒隻雞一盟千秋師友晨星兩朱先生皆歸道
山仲則桐生亦逝後死悠悠遙
酌一尊君能飲不故山卅六魂當同遊

祭史封翁文

嗚呼長德之立舟楫霖雨濟人兩人位不公輔寸田生春潭潭
仁宇所壽已多而身不瘡百車失聲悲何可剖君以越產來賓
帝京踔躒詞場切磋羣英秋隼羽豐九臯一鳴禹貢包橘周雅
鼓笙僉曰此才宜職承明君曰文多不如立德吾有諸子教之
華國枝葉未蕃本根宜植吾修之身先弟子職惻隱一腔太和
四塞首其大端代親葬親九族疾痛如在一身況於同祖乃不
相聞招之北來勞同逸均分甘怡怡如在里門君子居室宗廟
爲先吾世居越吾廬在燕先祠先塋夢歸惻然崇祠鼎新自我
奩焉春秋上冢亦置圭田凡茲庀材致書假手薦新展誠典曠
已久水陸四千舟車奔走曰紹曰鄞一脈基厚剪荆種松毓芝

產藕惟君有弟推腴讓美又資之仕爲賢刺史刺史不祿又教
其子凡諸幼子靡不一體畢其婚嫁厚其生理六親二黨視若
連枝危于我扶顛于我持生于我食亡則殯之仕與之階賈與
之資罪爲之贖游資之歸君性和易與人無忤顏柳家法苟陳
宗矩族子而才多方鼓舞有不率者不道其怒卅年史氏魏科
接武生植昌辰

帝澤誕敷堯病博施禹憂一夫君推國恩縫彌補苴病給以藥
葬掩其枯白骨可起君不吝噓風雪一饑腹飽虜粟君又憂之

居之以屋誰非人子僵立愴目滅我純帛製衣俾煥

君方聘婦
嫁女滅其

資製棉衣
給無衣者

君逝之日萬煢一哭君先其行其言亦昌君有遠祖

宋忠定王君梓其文家乘以光相門文府親授諸郎春秋上第

吉賓於王八坐槐棘十室章逢每數長德莫不首公公敦其行
不尸其功造物右之報君亦豐鳴陽和陰門才隆隆君而期頤
善行益茂君已逝矣而名自壽陳嘉數美愧言之漏君聽不瀆
我酒可侑一束生芻爲蒼生又

祭法梧門祭酒妻某恭人文

嗚呼恭人閨中祭酒及笄而嫁爲祭酒婦祭酒食貧絃歌饗屬
恭人同心味甘齏白祭酒少孤又爲病侵東廂提攜母氏獨任
母又能詩湘瑟洛琴曹鮑鍾郝難乎嗣音恭人溫溫能守家法
捧姑吟囊寶姑鍼篋健不如姑亦能處乏書聲機聲和而不狎
祭酒家貧今代顧廚萬閒底寒童飯馬芻升堂論文忍寒自娛
恭人佐之躬藝酒醞祭酒早達屢起屢躓不欺積薪詩學益粹
恭人素心不慕榮位唱子和女霞表高寄一病十年神清骨癯
賓至強起手潔盤飢有子桂馨撫育心劬敏喜其學弱憂其軀
桂馨能文非恭人出生而憐之笑啼在膝昨歲十五屬試九日
恭人廢餐夜驚若失彌留呼之方望含飴今不可見俾汝婚遲

俾汝秋賦又淹三期桂馨失聲君子曰慈勤相其夫慈育其子
不天所壽而病不起祭酒論文嚴以式靡彤管徵信請眎斯誅

祭孫母許太恭人文

維年月日吳肅自京師遣使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致祭於孫太岳母許太恭人之靈曰嗚呼嘗攬史至危疑絕續之際有肩艱鉅茹毒苦延家國於一縷者此誼臣端士所爲若夫巾幗矢靡他之義擊百憂而戴一天其行已奇乃遂俾絕者繼廢者興搢傾厦以張忠孝之門求之古列女其人亦希鬼神所驚天地所福海內名卿經生所式而祝者已登上壽而未及期願知命者謂不朽不在斯唯太恭人之奇節已明彰於

國恩且論定在士林矣肅以文受知於太恭人之子若孫胡可無一言以侑此卮初太恭人從宦八千里外嫁四年而養其時外舅綸園先生生才二年太恭人之父將子其外孫奪其女之

志焉於理不順而嚴命方以尊臨卑蓋孫氏之緒就絕矣太恭人引大義申明誓請他日祀孫兼祀許也於是父泣然許之而恩義兩不漓迨兩家官於粵者皆沒於官以孀婦爲旅人孫氏之緒又將絕矣卒保其孤以歸謂人曰吾豈敢謂忠信輕江湖哉憂墜宗之難完而忘道路之巖比抵常州宗人割二楹而居之財厄於賊孤困於病孫氏之緒又將絕矣典衣釧具藥餌志定而天不能危娶婦生孫乃命其子遊京都以成名馨所蓄授之率其婦以十指自資孫旣長知其不凡也督以樸學而仍倚紡織以從師及我外舅以校官祿養太恭人曰余病士夫不莛其本根故以資嫁之田爲圭田汝祿雖薄當潤及本支旣而俸滿將爲令也念高堂春秋高矣捧檄遲遲太恭人曰祿稍厚益

可以贍族而勿以我爲羈孫又貴矣歲時上壽備珍饈以報舍
飴太恭人曰仕貴澤物而不自私勿以甘旨玷白華之詩蓋兩
世爲廉吏固志之潔經術之懋而實節母清白之貽方余妻之
少寄養於京邸也太恭人憐其伶俜而拯其流離及小子薰篤
贅於濟南節署試春官不第而東走相依坎軻不適放言高論
頗不容於同舍而讒疑日滋太恭人與其子若孫委曲扶持每
入問起居必假以顏色而行則資之以貲又謂余妻汝壻必能
立名節而以詞術自振於時是以薰與婦聞太恭人之病禱之
虔及訖至而三日漣洏太恭人知其子若孫不能苟富貴也旣
老而服御如寒微又習勞以勛勤而健步不衰然自外舅之卒
及痛曾孫錫魯之天遂中於哀樂而傷如卷施顧天之生太恭

人存孫氏也今孫氏存且興矣守節食報至於九十八齡天之
所以優太恭人者福與壽兼綏又安能以所親之哀慕而謂理
與數睽齋之爲此言也旣以侑冥醕而且以遣外舅之哀

祭孫母金太恭人文

維歲戊午十月壬子吳薰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卽揚州舟次哭祭於外姑金太恭人之靈曰嗚呼痛哉惟我外姑柔嘉之則率乎禮經淡泊之志貞於天性居貧而甘旨具慰孝子之遠遊履貴而服食卑成廉吏之守正蓋克完乎士德非僅粹乎女行值多能之少賤賦宜室而子歸作羹湯於三日省煖寒於四時森森慈姥之竹粲粲門子之衣遺孀之業何恃孤露之生已危旣懸門以春桑乃負米於夕葵顧白雲而思舍遊鴻都而求師茅屋敬而風伐傲羶寒而盜窺旨蓄喪於宵驚嘉穀斷於晨炊北堂憂而易病南陔曠其久離勞十指於抑背博一笑於承頤杼柚其空棗栗充於刀尺起居旣適冰蘖甘於蜜飴迨乎一

官已冷僅羞博士之羊百里既遷初樹河陽之李又以赤山鞍
遠陘高若天紫塞先秋氣冷於水板輿畏遠難隨仙令之鳧煥
谷驚寒罕躍窮冬之鯉乃郟詵上第之年正毛義到官之始我
外母依子舍於長安侍親闈於京邸廉泉飲水不遺官舍之魚
金馬校書方索君門之米雍容命婦尚卻笄珈黽勉鍼神自供
滌滌宦成絕國罔聞貧窶之摧書到偏關頻送平安之喜我外
舅得以報國之身展其澤民之略飲沆瀣而益清處膏腴而自
薄積年河曲詎忘反哺之私愛日天邊自識含飴之樂惟蘭膳
之代馨俾芟衣之久脫我婦兄淵如同年既登上第遂列仙郎
秋官獄折東國刑祥雨潤青兗之州風行齊魯之鄉官禮之書
既受之於紗幔平反之政又成之於高堂每當春秋上壽小大

捧觴三牲具大官之饌八珍獻仙庖之湯而我外姑進甘滑於
孀姑卻精鑿於廚御知永叔不能苟合圍儉約以待食貧喜子
匡果能自伸惟質樸乃無改度淵如守直道事人之初懷下位
援上之戒嶽立不移竹修不改御眾則務責源清投閒則益徵
心泰其在官也冰在陽而詎治衣入塵而弗緇有屢罄之瓶無
受污之卮迨乎堅白之操竟聞於

天子懸直之槩不獲於上官旣盡瘁於工次復需次於河干薪
人之樵蘇匱廩人之粟米殫安清貧乃如下士修絕學以既後
人存古書之遺緒導小學之前津蓋惟外姑履豐不易其恆居
儉不改其愉其淑慎足以導方正其儉素足以勵廉隅用能保
經生之本志成哲嗣之遠圖爰有族女是爲燕配瑣尾遠道此

倚早歲感匡扶於歧路受鞠育之大惠而乃謝公之女少小偏
憐秦人之贅飄零如寄游蹤落寞官閣棲遲從諸兄而捧衽臨
歸路而推衣東西遠判鴻臚代飛悵甥館之如昨忽仙輶之已
馳去年冬仲弱女南行道眠食之頗減冀疾疾之可貞白日易
逝素旌已臨慕遺範其未遠感昔德之親承嗚呼慟哉瓣香薦
馨清酒擬潔淚溼江煙光寒江月闌中令則允增彤管之輝膝
下名臣更記瀧岡之石

祭邱母沈太孺人文

嗚呼惟太孺人之生於名門也早受班大家之七誠而柔嘉維則恂恂乎兄與姊之後爲嚴與慈所劇憐初不以親之愛而惰於職及其嬪於邱氏也逮事尊嫜服勞奉養佐夫子之蘭羞而陳以愉色退而友于姑姊娣姒之間數十年而禮儀不忒方邱氏之全盛也自洞庭移貲於襄水羣從多材而門基烜赫太孺人處之以儉持之以勤率婢媵而共之勞逸霜旣繁而劈絮於浴渚兮曦方明而伐揚於桑陌蓋其處豐而未嘗窳於晏安故其居貧而能甘乎淡泊惟我汝翁太嫻翁生而羸弱兮又中於寒暑而瘠且多疾太孺人奉所天以爲命兮扶將匡救而不遺餘力眎湯粥辨參苓雖盛暑嚴寒未嘗假手於人歷卅年如一

日迨太孀翁以胃痛驟卒固醫藥之無靈亦呼天之罔及太孀人誓以身殉兮心皎於月而志堅於石於時三黨之有長德者羣喻以大義謂撫孤之事大而殉夫之無益太孀人乃收淚強起且眎含斂而撫弱息其時邱氏已中落矣諸姑烝烝而無厚援之相掖蓋長者未及立年其少者在襁褓而何以自立太孀人提攜之喚煦之而時述遺訓以相勸蓋雖憐其孤憂其疾而有不率教則督責綦嚴而不敢以姑息貽盛年之戚歲時伏臘薦廟召賓人皆知太孀人眾中之嫻於儀也而罔知其獨居之掩泣迨乎堂構之成諸子業賈與業儒者皆能各有成就以崇門基而孫枝蔭接然則太孀人固邱氏之功臣也是以於其卒也六親咸爲之悼惜且太孀人之篤於至性固有古君子

之行而非徒閨範之秩秩有姊貧且嫠白首相愛而時憂形影
之相失嗟母家之失嗣慙慙於一綫之延而驚憂時集然則太
孺人之心瘁矣又痛愛女與三子之天而悲緒愈劇然子若
孫方隆隆起矣足慰卅載茹蘗之苦而九泉慮釋則且與太嫻
翁含笑以相慰也而悼逝者因奉一尊申祝而言之圍質

孫善慶校字
外孫薛葆樾